

# 回归 线

Another end of Terra

Vol.05

2022/10

泰拉 Terra  
通讯枢纽

TCA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本期封面画师

LOFTERa 黑川×NINE

# 卷首语

◎ 瑶濯

当我第一次感受到荒原原始而又狂野的力量刮在我身上时，它对我却已经相当熟悉了。我向来对于神的定义很模糊，但这次祂牵着我的手。

她对此并不奇怪。

我的身体好像在飞旋，风也变得很虚幻，一阵无谓的探索后，时间仿佛静止，突然跳到另一端，就好像针孔与毛线的对接，等我可以构成画面时，黑暗和一种时代的悲凉已经包覆了我——一条破碎小径，就像火焰燃尽后的碎屑。在荒原上看不到尽头。风如潮水涨退。那是个孤独的王座。法术的冲击使它几乎四分五裂，但仍然保持着尊严的姿势。历史没有记住它，但它开创了历史。我只能看见它了。

残破脆弱的石座上，几只小虫安静的蛰伏着，时不时有阵风拂动它们脚下的青草，顺手又带下来几块石末，让这座古老的权力殿堂又接近于一点真理。在我后面，凯尔希还是一身永恒不变的工作装，也许有个几百年了，这让我犹疑她的身份，但无人能说清。我感受到石座在说话，也许是风，或是虫鸣，甚至可能是死去的人。不过都不是。是一阵啸鸣，这让我跟有了天人感应，我听见神在讲话，又是一阵螺旋的上升，我几乎可以见到他的苍白的脸。他只有一只眼。然后是号角声。下面是朝跪的人群。我身后是凯尔希。我终于能听见祂在说什么。

“有些事情你忘了反而更好，是干员们这样告诉我”她说。所以我想在你找回你的记忆后大概率会更怀恋现在的自己，甚至会离开罗德岛。没准会走一条极端的路。即使当时没有，以后也说不准。那时候格局应该都稳定了，但我知道那样也远非终点，只希望到那时你还能记起一点这里的事，也许还能好心地记得点别的写下来。

“当然，听你的”我说。只不过我并不这样想。只是她想这样说。这让我想起石棺前的记忆“你很明显的失败了”她说。“他们要终止你的统治了”她替我连接上装置，“这是我的记忆。”她关上了棺门。是无限的黑暗。我倒在地上。我伸手摸过王座。鲜血染红了草叉。我听见源石的爆炸。身体逐渐沉重。风把王座上的虫吹的摇摇欲坠，我又听见神的召唤。王座开始发光，伴随天穹的轰鸣，我大概什么也没有听见，只是从他们眼中看到。我的意识渐渐模糊，但声音还没有停止。我们随便走了条路，但绕开了那条小径，晚风吹得很舒服，也许是她让我放心。我看不见自己落入深渊，一切都被撕裂。越来越像呢喃的神语，我已经可以拥抱祂了。最终，一切都已沉寂，只剩下孤独的石柱连带着碎屑守护权力最后存在的王座。

New Y



Artist: LOFTER@CJMY



# 目录 / 2022.10

1 卷首语	瑶灌
4 落水太阳	甲基咧哚
7 第一年	黄桃罐头有卖的吗
12 沙滩、海、我和 TA 的梦	AshAmber
18 欢迎来到莱娜的庭院·蓝色龙胆花	月琉璃
26 晚餐时间：萨尔贡风味瘤肉丸子烩饭	萨提亚
36 节日快乐，博士	AliceLondon
45 乌尔比安和花	枪杀红花衣
49 特别专访	
52 征稿启事	



##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灌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韶 R3tr0 Mirror

## — 联 系 我 们 —

TCA\_doc@163.com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 落水太阳

◎

甲基吲哚

我在旅途中相遇了你，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打捞落水太阳

“我记得那天黄昏，那天……和平时都不一样，太阳掉进了水里，海上涌起了巨浪。那天晚上好像很黑，又好像很亮，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上了船，去打捞落水的太阳。我走了好远的路，经过好多冒险。”

罗德岛医疗舱内，亚叶听着一位沃尔珀女孩如此说着。

“是吗，那下次我来给你做检查的时候，你就和我讲讲你的冒险吧。”亚叶笑着对眼前的沃尔珀女孩说。

“好啊。”

亚叶对她道了别，走出门，结束了今日份对医疗舱感染者的检查。走在医疗舱的走廊，亚叶看见从走廊那头走来的铃兰。

“嗨，小铃兰。”

“亚叶姐姐好，今天也在做检查吗？”

“对呀，诊断病情、稳定病情还要调整



大家的生活作息，工作量倒是挺大的呢。不过有些人总是像博士那样不改善生活习惯才是让人头疼的事。对了，有个沃尔珀女孩情绪仍不是很高涨，而且喜欢有人听听她的故事，但我每天能抽出的时间不多呢。”

“这样吗？那，我帮亚叶姐姐去多听听她讲的故事吧，我的空闲时间比亚叶姐姐多嘛，而且多一个听众，她或许会很开心的。”

“好啊，那拜托小铃兰啦。”

第二天，铃兰探访沃尔珀女孩的病房。

“你好，我是亚叶姐姐的助手，我叫铃兰。亚叶姐姐因为工作排的满，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拜托我照看一下你。”

沃尔珀女孩点了点头，留意到铃兰的九条尾巴，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尾巴。

铃兰理了理尾巴，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



说道：“那个，我有带一些吃的，要来一些吗？”

“嗯，谢谢。”沃尔珀女孩接过吃的，继续说，“昨天我和亚叶医生说要讲我去找落水太阳的冒险。不如我们先开始吧。”

接着沃尔珀女孩和铃兰讲着海上的漂流、难以预料的天气、漂流中遇见的过往船只……随后亚叶来了，女孩便简述了刚才的故事，又接着往下讲，水手前往大海的深处。

当两人结束探访，铃兰问：“亚叶姐姐，她是怎么来罗德岛的？”

“报告上说她的老家遭遇了突发天灾，罗德岛外勤人员在那里救助当地人时，把她和其他伤者送到罗德岛治疗。她当时意识很虚弱，矿石病也是那时候得的。之后她情绪都满低落的，只在讲这些故事时好些。话又说回来，她说的落水太阳会不会是和天灾中落下的源石混在一起了。”

“这样吗？那这些冒险是她编的了？是不想接受现实，所以用故事来安慰自己吗，这样让人有些担心呢。亚叶姐姐，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说实话我也觉得有些难办，但也只能让她慢慢接受，在这期间多陪陪她。”

之后第三天，女孩讲着身披夜幕，寻得微芒。第四天，女孩讲着深海下潜，探寻灭阳。接着又是第五天，第六天……

沃尔珀女孩静静望着医疗舱窗外，天色傍晚，远山的轮廓迷蒙不清，渐渐地渐渐地，她又瞧见太阳苍白下坠，直到沉入远山的轮廓。她看着，看着，良久才开口。

“铃兰姐姐，你和亚叶医生每天都要处理罗德岛上的工作，不觉得重复单调，很累吗？”

“并不会哟，因为每天对我来说都是新的。”

“但是我有些厌烦了……”

“嗯？怎么了吗？如果觉得累了，可以先休息的。”

“我不想休息，也不想打捞什么落水太阳了，我有些，想家了。”

“但是……”

“我不想开故事会了，回去吧，我累了”

“唔，那好吧……你好好休息。”铃兰担忧地看着她，缓缓地关了门。

待到明日，铃兰匆匆干完手里的事情，就去医疗舱，轻轻推开那个沃尔珀女孩的房门。“早上好。”

“嗯……我不是说了，不开故事会了吗……”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尾啊。当然如果你感觉……”

“可是如果没有落水太阳，我也不需要远航，我只想要家。落水太阳什么的，根本就不存在。”

“我觉得其实，仅仅就故事中的落水太阳的话，不是很浪漫吗？这些故事蕴含着你的希望啊，不需要太苦于现实的境遇。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另外，还有，我很喜欢你的故事，我还想继续听，如果你觉得累的话，你可以说，自己旅途中相遇了我，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打捞落水太阳。我们一起来编写故事吧！”

“一起？”

“嗯，我们还可以叫上亚叶姐姐。罗德岛也可以是你的家啊。罗德岛上还有好多优秀的前辈以及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干员，我可以介绍给你啊。比如慕斯、巫恋、泡普卡，大家可以一起讲故事，一起吧！”

“……嗯，好像，也不错。”



（责任编辑：瑶濯；

绘图：黑泥型芙芙；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Artist: LOFTER@超级龙龙人



# 第一年

◎ 黄桃罐头有卖的吗

她的脸上不再是苦闷，而是隐约有了笑意

靠乌萨斯境内远亲的建议，自愿留在罗德岛。

她不常笑。不，应该说是她很少有其他的表情，像她这样的年纪正是放肆快乐玩闹的时候，但是她却一贯沉默，甚至带着一些阴郁，白净的脸上有抹不掉的灰。啊，也许是我忽略了客观事实，这片大地上能有多少孩子能够肆无忌惮的笑。

“博士，这是申请护卫外派天灾信使的干员名单，请您签字确认。我去执行日常的巡航任务，请您继续安心工作。”苦艾递给了我一份文件夹后便离开了。我接过报告单，在申请人姓名那一栏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名字。

罗德岛狙击干员灰喉，申请作为天灾信使护卫并执行外派任务。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龙门，看向她我的眼睛时常感觉她就像是被雨淋湿羽毛的幼小的燕子。

针对龙门贫民区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干员灰喉和煌一样，都在医疗部

距离苦艾被救助已经过了一个月，她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只需要定期去医疗部门进行化验。半个月前，她向人事部提交了申请成为前线干员的报告。

“感谢你们的救助，虽然我能做的不多，但是用的到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就这样，在正式调往前线之前，苦艾暂时充当了我的助理。

我还记得她刚来的时候，拿着那把改造的左轮法杖。尽管难以置信，但是苦艾小姐的源石技艺的确是通过那把铳型施术单元来展现的。我曾一再地和她说明罗德岛内不必如此警惕，她只是沉默着点头，然后坐在她的位置上工作，或者发呆。

我看过她的档案资料，她是在切城事件后被搜救队救助的难民之一，然后拒绝了投



门躺了好久，相比于煌，她的情况可能还好上一点。只是我不太理解她为何要做这个决定。

“所以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想去执行外派任务呢？”遇到灰喉时已经是一周之后了，她正在吃饭，看到我之后她挪了挪座位，我就顺便坐到了她旁边的位置。

“是需要理由吗？我在申请原因那栏写得很清楚了。”她放下了饭勺，抬头盯着我。“啊，不，不是公事公办的问题，只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我把淋着蜂蜜的蜜饼推给她，“你可以理解为饭友无聊的关心。乌萨斯风味的蜜饼，要试一试吗？”

“只是单纯的想看一看外面的情况，事实上，博士不在罗德岛的这几年，我经常执行外派任务，龙门之后……也有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灰喉看起来对蜜饼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博士，有没有人说过你变了很多？我记得以前你并不会好奇这些事。另外，我记得凯尔希医生在限制你的糖分摄取量。”

我没有回答，说实话，对一个失去记忆的人讲他以前的事总是感觉怪怪的。“不过，这样倒也不坏。”灰喉朝我点了点头，拿着托盘离开了。

## 二

“虽然外派任务的危险性较高，但是意义重大，”我一边整理着刚才的会议记录一边问苦艾，“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是的，干员灰喉来的时候您正在开会，她放下文件就走了，我向她转达了您的意思，她就回复了我这句话。”苦艾正在把文件分类放进纸箱。

“哈，不知道谁教她的这些话，我也是不准她去，只是因为……”我看了看苦艾，

并没有把话说完。

因为什么？因为她受过伤？因为她年纪小？因为没有准备？这些似乎都不足以成为理由，这片大地上一直不缺少伤痛与死亡，不缺少年纪轻轻的战士，不缺少天灾人祸。

“其实第一眼看见你就感觉你们挺像的。”我朝苦艾笑了笑。“和灰喉干员吗？”苦艾摸了摸发梢，“她看起来很厉害，眼睛很亮，眼神锐利，手上看着有一些薄茧，看起来应该是个准头不错的弩手。”我有些惊讶，我其实想说的是她像是被雨淋湿的小燕子，你像是摔了跤很疼的小熊。

“我在以前，在我爸爸他们的警队里面参加过一些预备演习，可以看出一些用远程武器的习惯，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苦艾脸上又出现了痛苦的神色，她又说不下去了。尽管在入舰内的不长时间内她就已经向相关部门叙述了整合运动的进攻以及切尔诺伯格的陷落，但是对于那之前的事，她还是不愿多说。

那时候的切尔诺伯格不只是混乱一词足以形容的，很难想象她是怎样存活下来的。

我想安慰她，但是开口时却说不出一个字。办公室陷入泥沼一般的沉默。

过几天，有一次小型的区域净空任务，一起来吧，早一点适应战场。”我递给她一份文件。

## 三

一周之后，苦艾开始随队作战，那是她第一次以正式干员的身份踏足战场。当时我和预备小队正在切城周围执行一次小型剿灭任务，中途因为不知名原因敌方切断了我与其他小队的通讯路线，联络暂断，我和行动



预备组 A6 小队陷入苦战，而苦艾就是在这时候跟随支援小队出现在我面前。她很冷静，持枪瞄准，源石技艺通过武器直接击倒了敌人。

那是一场恶战，尽管整合运动已经全线崩溃，但是余下的人就像是散落的烟灰，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燃起一场大火。

战后，苦艾的情绪开始出现波动，回程的车上她紧紧抓着我的衣角，她告诉我，在那些暴徒之中，她认出来曾经切尔诺伯格的市民。她握着武器向曾经的市民开枪，曾经保护的誓言逐渐消逝。也许更早，在切城遭受天灾后的那段时间里，保护者就早已经失去保护的含义。

“博士，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我所坚持的，我……如果当时有你在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事实上，在那时的我只能勉强动动手指，才是真正的无能为力。

“如果想不通，就试着往前走吧，你的坚持不是毫无意义的，去尝试找到自己所坚持的答案。”

因为我也是这样，有太多来不及知道的事情，总会遇到其他的事，然后才知道自己所走，所坚持的是什么。

## 四

几个月之后的一个凌晨，我再次与苦艾搭载同一辆返程车。她早已不是我的助理，那次回去之后我带她直接到了医疗部门，之后的一段时间，她便更加频繁的往医疗部门跑。事情很多，我并没有事事关注，这次遇見也是因为我和她在不同的任务中碰巧同时

返回。

“你看起来好像不错，这次任务怎么样？”我看着她的脸色还不错，似乎比以前轻松了一些。

“是针对天灾的难民救援工作，灰喉干员也和我同行，只不过她在任务完成之后又去了就近的联络站。”苦艾拢了拢散落的头发说道。她的头发长得很快，不再像是之前她自己剪的那样。“这场天灾和之前切尔诺伯格的那场很不一样，我还记得切城那时候的天空，火一样的红，天空不下雨，也不下雪，下的是石头。”

“我知道灰喉干员对于感染者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我在想，我那时可真是运气好，从天灾下逃出来，还没有染上矿石病。”

“那说明你不只是运气好，你也有足够的实力。灰喉她其实……”

“我知道，博士，我没有别的意思，灰喉干员她很好，她虽然对感染者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也会奋不顾身的保护别人，在活下去这方面，她没有任何偏见。”

“听起来你们的关系还不错。”我有一些惊讶，毕竟她们看起来都不太像是外向的人。“有好几次任务一起执行，聊得多了，关系就不错了。”苦艾缓缓出了口气，“博士，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还是不知道我做这些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想，就像是你说的那样，可能我坚持的并不是毫无的事情，我决定还是继续往前走走看。”

我看向她，她的脸上不再是苦闷，而是隐约有了笑意。这时候，几束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我们就迎着缓缓升起的太阳往罗德岛的方向驶去。

这是漫长岁月中的寥寥数笔。



(责任编辑：瑤濯；  
本文首发于Lofter)





Artist: LOFTER@冬笙



# 沙滩、海、我和TA的梦

◎ AshAmber

愿在风的庇护下，你将得到安眠；  
愿在浪的彼端，我们还能相见

他蹲在一棵榴莲树下，我从沙丘上走过去朝他挥手。他看见我靠近，于是起身向我走来，他刚走，就有一个榴莲从树上掉下来，差点砸到他。

他来到我跟前，然后和我擦身而过，连眼神都没有从我身上停留一下。我站在原地，等他走出去几米远后跟了上去。他慢慢地走，我也慢慢地走。走了很长一段路后，我慢慢加快速度，越靠近他，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越明显。终于，我牵住他的手，和他肩并肩，在沙滩上留下长长一串脚印。

我们来到一处海角上，风吹过来，浪打在礁石上，我闭上眼感受这种陌生而熟悉的感觉，仰头深吸一口气，任由阳光照在脸上。这时一只羽兽掠过，衔走了我的帽子。

嗯？羽兽……

我睁开眼，“是梦……吗？”

我从沙滩上爬起来，看向远处。现在……似乎有点晚了。

当我走到他居住的地方时，远远看见他

正坐在废墟外，扯着自己的袖口在擦拭一面镜子。

我很烦躁。昨晚睡得很不好，我做了一连串既混乱又讨厌的梦，但醒来的时候却什么也记不住。不过无所谓了，反正也没什么好东西。我现在只想尽可能让自己舒服一点……这该死的镜子，为什么不管怎擦都是闷躁躁的，要不是很多船舱都锁住了，我至少也不至于……见鬼——她又来了！

我扭头一看，她还是站在往常会出现的沙丘上，不过今天晚了好些时候。哈，我还以为她不会再来了，看来是我高兴得太早。见鬼，见鬼，见鬼！

我一边用力地擦拭着镜子，一面在心里咒骂着，但很快我发现这完全是徒劳，所以我放弃了。我拿出一块恐鱼的鳞片用来剃须，尽管这让我很恶心，但我已经没有其他可用的工具了。我尽可能小心地用这片锋利的鳞片从脸上划过，但每当我闭眼，哪怕就眨眼



的一瞬间，昨夜梦中的鱼腥味就会瞬间涌入鼻腔，让我头晕目眩。

“嘶——”

镜中，血从一块被污渍挡住的地方顺着我的脸流下。我举起拳头，几次想砸坏这面破镜子，但挥拳的冲动都被忍住了。我忍着痛继续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胡须剃掉，然后站起来把鳞片扔了出去。这垃圾玩意儿我再也不想见到它！

“操！”

不知什么时候，她来到了我身边。我捏着拳头，侧身看着她。短暂的沉默过后，她脱下一只手套，将右手放到我的脸上，拇指慢慢抚过刚刚的伤口。她的手……很光滑，但很冰冷，她抚过的地方，伤口很快就愈合……等……等等！

“你在干什么！”我甩开她的手，“离我远点！”

她似乎有点震惊，慢慢缩回了手，然后两手交叉着垂在身前。

我转身就走，但等我走开几米后，她跟了上来，一言不发，就单纯地跟着我。

你说她在干什么？趁我看不见的时候把粘在手指上的血迹舔干净？还是直接把手套带上，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虽然有点好奇，但我绝不会转回去看她哪怕一眼。

“你要跟我到什么时候？”

“滚——”

我呲着牙低吼，且尽量把声音拖得很长，让自己听起来更具威胁一些。虽然我清楚这根本没用，但足够发泄情绪。她还是一如既往，一言不发。

前面那个海湾那里，我放了几个渔网，最近一段时间我就靠着它们过活。我好想吃泡面啊，虽然阿米娅和凯尔希都相当反对，但好在可露希尔从来只认钱不认事。

想到这里我居然笑了一下，但我马上收住表情，我可不希望她看见。

我把渔网收起来，没有多少东西，只有几条小鳞，几根海草，能捕到的东西越来越少，我开始考虑这些要不要吃这些海草了。

重新布置好渔网后，我坐到一块石头上，把脚泡在水里，再伸个懒腰，然后用手托着下巴，开始发呆。我尽量不去想任何东西，因为不管好坏，它们最终都会把我引向记忆里最糟糕的部分，所以我总是去数有多少波浪拍到岸上，这就是我的一天。而她，她总是默默站在我旁边不远处，有时候风比较大，浪打过来也不躲，就任由海水打湿自己。等我回去，她就跟着我回去，等天黑了，她一定要看我生起火后才会离开，第二天继续来跟着我。

就在我发着呆的时候，我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她居然走过来了！我一时间有点懵，我要不要走开？或者再威胁她，让她离我远点？我还在思考要怎么办的时候她已经来到了水边，她拉了拉裙子，然后蹲下来，开始洗手。她手上干涸的血迹一点点的消融在水中，然后又站起来，在裙摆上擦了擦手，重新回到她来之前的位置站好。

开什么玩笑！她难道以为这样就能让她像我们一样吗？还搞得这么……这么煞有其事！

我咬紧牙关，转过去恶狠狠地瞪着她，但是……该死，我宁愿自己没转过去看她——她的眼神，居然是如此温柔。

她向来都是面无表情的，眼睛里没有半点神采，唯独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懊恼，把身子转回来，使劲隔着兜帽抓头发。

我把脸埋进双手，想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脑子里却不断重复刚刚看到的画面。每重复一边，我就能在记忆里更加清晰地看到，她在笑。虽然只是嘴角一丝丝的上扬，但我肯定她笑了。

“呐，博士……”



像泉水一样，绵长而不剧烈，却依旧填不满空虚。我和她保持同样的姿势，四目相对，直到太阳沉下去，月亮升上来。这个时候我才静下心来，仔细观察起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人。

银色的秀发反射出皎洁的月光，红宝石般的眼睛柔情似水，光滑的肌肤温润如玉，红色连衣裙与白色高筒靴依旧如初见那般惊艳。一时间我开始怀疑，我所熟知的那个人是不是回来了，那个看似神秘高冷，实则孤单温柔的赏金猎人。

“博士，该吃东西了哦。”

嗯……也许吧。我把今天从自动贩卖机里搜刮来的食物摆到一张自制的桌子上，正准备开始用餐，这个时候她回到了她经常站立的位置，一如往常，一言不发地站着。我灌下一口可乐，撕开一盒饼干的包装，不经意间，我看了她一眼。

“喂……”我犹豫了一下，“要一起吃吗？”她微笑着摇摇头，独自站在原地。

我把饼干塞进嘴里，听着咀嚼的声音开始思考：什么是孤独？她说她有血亲的陪伴，那她还会感到孤独吗？这时关于罗德岛的记忆不断涌现出来，我很讨厌这种感觉，只好拿起饼干的包装盒，妄图通过阅读配料表来转移注意力。

等我把火升起来——往常这个时候她应该要离开了，但今天却没有。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她慢慢走近，停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然后问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我往地上一躺，打一个哈欠，良久，我悠悠吐出一句：“好想洗澡啊。”

“明白了。”

她独自向废墟里走去，一段时间后拖着一个大桶回来。她把大桶架在石头头上，填满水，然后在桶下面点上火，等水温合适，她就回到出发前站立的位置，告诉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脱光衣服进入桶里。呼，热水真的太舒服了。桶里有一股淡淡的扭转醇的味道，看来之前是用来装化工原料的，我很好奇她是从哪找到这个桶的。我转过身去看她，这次她不再朝向我这边，而是背对着我。或许她也会害羞……谁知道呢。

洗完澡穿好衣服，我回到篝火旁坐下，这时她才重新转过身面对我。我躺下来，翻过身，累了，我要睡了。

一片黑暗中，我听见了歌声，熟悉的嗓音，舒缓的节奏，悲伤的曲调。我变成了海中的一条鳞，拼命在黑暗的海水中寻找同伴，但不管我怎么努力，我一直在原地踏步，然后被漩涡困住，被拖下深渊。

当第二天我睁开眼的时候，我无端感到后悔，后悔让她靠近我，后悔和她说话，更别提让她去帮我置办洗澡水。我环顾四周，她不在。我走到平时她出现的沙丘上也找不到她。我为什么想去找她啊？但说真的，我居然在期盼她的出现。真贱啊。

过了几十分钟，她从废墟里出来了。我很疑惑，实在想不到她能去里面干啥，直到她来到我面前。她右手拿出一个玻璃瓶，左手拖住瓶底，含着胸，闭着眼，像卖洗手液的前台小妹一样，毕恭毕敬地把瓶子送到我的面前。

我本来不打算接下的，但是生活物资日益短缺，所以我还是勉为其难地收下了。我一看，居然是一瓶酒

呵……

之后我去收渔网的时候，隐隐约约能听见她在哼歌，简单但有点欢快的调子。

他的脚步比往常轻快些，有时会顺手把插在沙滩上的木棍拔起来，挥动几下再扔掉，或者顺手抚摸什么经过的礁石，然后再把手插回口袋里，他以前可从来不这样做。

今天天气不太好，阴云密布，我能闻到



味道，雨要来了。风逐渐变强，浪越来越高。

他在收渔网的时候，几次差点被浪冲倒，每次我都会往他身边靠近一步。终于，一道浪卷来，他摔倒在水中，被退去的潮水带到深处。

“博士！”我呼唤着他，纵身跃入水中。他没有挣扎，不会游泳的他只是任由自己下沉，我拉起他迅速上浮。上岸后，他跪在沙滩上不停咳嗽。

“咳咳咳……咳咳……咳……咳……嗯……”他清清嗓子，轻轻说了句：“谢谢。”

声音很小，夹在风浪里几乎听不清，但我依然不自觉挺起了胸。“我们回去吧。”我向他伸出手，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拉住我的手站了起来。他重新布置好渔网，然后我跟着他往回走。途中下起了雨，气温也迅速下降，我们必须快点回去才行。

回到废墟后不就，雨势逐渐变得大起来，废墟外的棚子挡不了雨，所以我们进入到废墟内部，在一个被撕裂开的缺口处生起了火。

他把衣服脱下来挂在篝火边，直到只剩一条内裤，我以为他要继续脱，所以我把视线转到了别处，很长时间都没去看他。直到他跟我讲：“要不要过来坐。”

我有点紧张，这让我自己都很意外，我慢慢将视线移到他身上……嗯……穿着的。

我坐到他旁边，他在把鳞兽一条一条穿在木棍上，风吹过来，水汽打在我们身上，他的皮肤上密密麻麻起了鸡皮疙瘩。

“冷吗？”我问他。

“不。”

长时间的沉默后，他递来一串烤好的鳞兽，但他什么都没说，另一只手自顾自地吃起来。我接下木棍，咬了一口，烤鳞兽的香味在口中蔓延开来。我突然怀念起一名小个子库兰塔，我曾和她在一个热闹的酒馆里吃披萨，旁边一群吵闹的家伙在弹吉他，除了那个店长，所有人都很开心的样子。

他吃完后倒头就睡，我在火堆里添了一些柴，等衣服被烘干后又把它们盖到了他身上。

等他醒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阳光透过云层照射下来，在天空中留下一条条轨迹，湿润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我站在缺口边缘眺望远方，这时穿好衣服的他从我傍边经过，“走吧，我们去走一走。”

我们来到沙滩上，肩并肩走在一起。海边有很多被浪卷到岸上来的海螺和贝壳，当大多都已经是空壳，一路上他走走停停，时不时弯下腰捡起几个，放在手里把玩一阵之后又扔掉。他走累了就会坐在岩石上休息，然后看着海面发呆，我想和他说话，但我想不到该说什么，或者说我想不到他想听什么。这场无言的旅行一直持续到黄昏，他告诉我，他累了，“我们回去吧”，于是我们原路返回。回去的途中他试图踩着来时的脚印前进，偶尔哼一两句歌词。我一开始会跟着他哼哼，后来我开始唱，他就张开双臂走到我的前面，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我很喜欢这样的景色。

我们回到废墟后已经天黑了，月光笼罩下的海滩，有一种非常梦幻的感觉。他没有点燃篝火，而是拿出一些速食食品来到我平时会出现的沙丘上。我们并排坐在一起，一边吃东西，一边看天上的星星，耳朵里全是咕噜咕噜嚼饼干的声音。

他掏出一个瓶子，结果拧不开瓶盖，只好递到我面前，啊，原来是早上送给他的那瓶酒。我把打开的酒瓶递回去，他举起酒瓶猛灌一口，然后缓缓长舒一口气，又把瓶子重新递到我面前，我接过酒瓶，学着他的样子也猛灌了一口。我看向他，他看向我，我们相视一笑。接着我们继续吃东西，看星星，喝酒，他一口，我一口，我们并没有语言的交流，但我们的默契让我们协调得像一个整



体。

等到把最后一滴酒咽下肚，他振臂高呼：“万岁！”然后倒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能闻到他呼出的酒味，他醉了。此后很久他都没在说话，我以为他睡着了。我托动他的头，让他能靠在我大腿上，这样应该会让他舒服些。这时他突然问我：

“当时你笑什么？”

“哎？”我有些惊讶。

“昨天。”

“昨天吗？”我抚摸着他的面庞解释道，“前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很久没有做过了。”

“那你梦见了什么？”

“我梦见博士你蹲在一棵榴莲树下，差点被榴莲砸到脑袋。和昨天铁皮从高处掉下来的情景很像哦。”

“嗯——这让我听起来好像很蠢。”

他伸出手捏住我的脸，轻轻揉动起来，“你平时怎么不笑，明明你笑起来那么好看。嗯？为什么？”

“那是因为……因为我做了让博士伤心的事……对不起……”

他没有出声，只是继续捏着我的脸，他说：“你的眼睛，真漂亮啊，像红宝石一样，晶莹剔透。”

然后他缩回手，翻身背向我，蜷起身子，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我能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滴落到我大腿上。

眼泪……

我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开始唱起歌。

“愿在风的庇护下，你将得到安眠～♪  
愿在浪的彼端，我们还能相见～♪  
……♪”

歌曲唱完，他转过来说：“我想再摸摸你的头发，可以吗？”

“可以哦，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

我把头发梳理到胸前，垂到他怀里，他抱住我的头发并抚摸起来，“蒂蒂的头发，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又光滑……”

“博士？”

啊，睡着了吗？

要做个干燥的好梦哦。



(责任编辑：瑶灌；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Artist: LOFTER@无尽的苜蓿



# 欢迎来到莱娜的庭院

## 蓝色龙胆花



◎ 月琉璃

她相信终有一天，  
这些东西会离开黑暗的储物柜重见天日

### 序

清晨，太阳自大地的尽头升起，通过玻璃穹顶照亮整个温室。棕色头发的沃尔玻在各种花卉的簇拥下慵懒的伸了个懒腰，贴身的园丁制服勾勒出她纤细的腰肢，脚上踩着一双可爱的拖鞋。藤木桌上的热水壶发出急促的蜂鸣，沃尔玻踮起脚尖，取下架子上的玻璃罐子，为自己沏上一杯花茶。

整个庭院里弥漫着醉人的花香，沃尔玻似乎也沉醉于此，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待一杯茶饮尽，她才慢悠悠地起身，将告示牌挂在门口。

告示牌上用漂亮的花体书写着“欢迎来到莱娜的庭院。”

### (一) 花与瓦伊凡

哥伦比亚 FinaSugar 糖果店

“塞雷娅，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来这一家糖果店？”缪尔赛斯抱怨的声音在塞雷娅耳边响起，这已经不是今天第一回了。她抬手

拿起一盒草莓味的糖放进购物车中，语气平淡地答道。

“因为伊芙利特喜欢这里的草莓糖。”

“拜托。那是因为你只给他吃过这一家店的。哥伦比亚有那么多好吃的糖果，Dylan/S，维多利亚巧克力工厂，还有号称哥伦比亚历史上第一家糖果店 Shane Confectionary。你可以都买给她尝一尝嘛，哎呀。”缪尔赛斯自顾自的报着哥伦比亚名声赫赫的糖果店，没注意到塞雷娅已经停下脚步，径直撞上了她的背。“好硬。”

“那麻烦你下次都带我去一去。”塞雷娅转身，指着货架上的什锦糖“最近你的最爱还是这一款吗？”

“不是，是这一款。”缪尔赛斯取下一盒柠檬薄荷味的软糖。

塞雷娅点了点头，从钱包里拿出会员卡准备结账。

“哇你居然还有会员卡。”缪尔赛斯看着显示屏上的积分，“还有不少？再攒一点可以换年末糖果大礼包了！”

“只不过顺便办了一张。”

二人走出糖果店，来到了对面的公园里休息。

喷泉下几个孩子在追逐打闹，缪尔赛斯



已经摸出了一颗糖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问道。

“我说，塞雷娅主任。您真的准备一直送伊芙芙糖果吗？”

“嗯。”

“就没有别的？拜托，有很多可以哄小孩子开心的东西！想想你小时候收到的！”

“唔。”塞雷娅沉默了一下，童年的记忆似乎只有粗粝的拳套，汗水，严父的教导。“答案是玩具，布偶，还有花啦！”缪尔赛斯咽下糖。“尤其是花哦，女孩们都会很喜欢的。”

“花吗？”塞雷娅沉吟了一下，“以前拳击赛比赛获胜的时候，的确会有人给我送花。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呃。”缪尔赛斯满头黑线，小声的试探道：“平时你没有收到或送花吗？”

“我没送过花，要说收到的话。”塞雷娅盯着眼前的喷泉神色恍惚，好像心里有个尘封的木箱“咔嚓”一声裂开了，里面飞出白色的群鸟。

那一天，莱茵生命的温室需要重新装修，塞雷娅正带着防卫科的同事们来现场帮忙。平时在实验室深居简出的赫默忽然出现在她的身边，双手背在身后有些紧张的问道。



“塞雷娅女士…有空吗？”

“哇，这是多么美好的展开！”缪尔赛斯模仿着赫默当时的口吻，“塞雷娅女士…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您继续说。”

塞雷娅收回手，继续回忆着当时的场景。待二人来到墙边赫默把藏在背后的东西递了出来，一束用白色雪梨纸包着的向日葵。“这是想送给塞雷娅的花。”塞雷娅有些意外，学着赫默的样子双手抱住向日葵。黄色的花瓣轻轻蹭着她的脸，感觉有些痒。

“唔，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个。”塞雷娅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这里的温室装修，除去可以药用的花被拿去制药，普通的花就以很便宜的价格向员工出售了。”赫默小声地解释着，头上的羽毛轻轻颤动，脸上也泛起红晕。

“我看到这一束向日葵觉得很适合你，就买了下来。”

“谢谢。”塞雷娅郑重地点了点头，“我会好好照料它的。”

“嗯。那我回实验室了，工作辛苦了。”赫默挥了挥手，用袖子半掩住脸小跑着离去。

她目送着赫默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心想赫默医生真的很努力，这么着急回实验室继续工作。塞雷娅低头看着盛放的向日葵，朝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莱茵防卫科主任办公室门口，一位金发的佩洛正歪着头思考着什么，时不时在手上的便签纸上书写。在莱茵生命的办公大楼里，会随时沉浸用自己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只有那个人。

“中午好，克里斯滕。”塞雷娅向她打招呼。“是什么事情找我吗？”

“嗯，中午好。”克里斯



滕回过神来，第一眼便注意到塞雷娅手中的花束“是啊，一点小事。咦，你手中的向日葵是要送给我的吗？”

“不是。这是赫默研究员送给我的。”塞雷娅打开办公室的大门，克里斯滕在熟悉的椅子上落座，“唉，原来是这样，我这次来就是想叫你和我出去采购一些东西，正好帮你挑一个花瓶吧？”

“太好了，我对这种东西实在没什么研究。”塞雷娅有些不好意思地挠脸，“什么时候出发？”

“就现在吧，对了，你知道向日葵的花语吗？”克里斯滕突然问道。

“不知道，走吧。有什么特殊的吗？”

“在这之后克里斯滕为我挑了一个很好看的花瓶。就是这样。”塞雷娅拆开一盒糖拿了一块在手心，最后还是放了回去。

“那你现在知道向日葵的花语吗？”缪尔赛斯站起身看着塞雷娅的眼睛。



“唔…我之后就查阅了一些养花的资料，也没有太在意了。”塞雷娅用手轻轻挂着脸，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这一点很重要吗？”

“很重要！！！”缪尔赛斯大声地说，喷泉旁边歇息的鸟儿也被她的声音惊动，纷纷张开翅膀飞翔空中，在公园的地面上留下大片灰褐色的羽毛。

“黄色向日葵的花语是，憧憬。”

## 数个小时后

### 【罗德岛本舰 / 莱娜的芳香庭院】

塞雷娅站在庭院的门口，脑海里尚回响着缪尔赛斯的说教。“你呀！真是个钻石脑袋。每一种花都有独特的语言！你怎么现在才懂。”

“要是你也想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也可以通过花呀！我对这个了解不多，听说罗德岛上有一座庭院，里面种满了各种花，你可以去问问那里的主人。”

“我回一趟莱茵生命，看看那朵向日葵还在不在。”

她一边想着一边推开了玻璃大门，门上的风铃发出悦耳清脆的声响。

“晚上好，唔。请等我一下，我这边正在收拾工具。”塞雷娅认出了在一排排花盆后忙碌的沃尔玻，自己在医疗部的时候也见过她，调香师莱娜。

“我也来帮忙，这么晚还来打扰你真不好意思。”

有了塞雷娅的帮忙二人很快就把园艺工具放回了工作间。莱娜用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呀，多亏了你的帮忙，今天的收拾要快上不少。塞雷娅女士想要什么花？是送给医疗部的同事吗？”

“嗯。这是一份回礼。”塞雷娅点了点头，“她之前送了我一束向日葵。”

“啊，我懂了。”莱娜狡黠地眨了眨眼睛，



“是一直憧憬着你的医疗部成员吧。用向日葵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可能是之前的事情了。”塞雷娅的脸上露出一点苦笑，小声说“也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

“那你准备回赠什么花呢？每一种花都有独特的语言，也可以只是因为喜欢它的样子就选择它。”

“唔。”塞雷娅思索着环顾四周，鼻尖忽然闻到了一股很特别的香味……微微泛苦，又很润泽。

她缓步走到了一束蓝色的花前，“这种花的香味很特别。”

“这是蓝色龙胆花，生长在寒冷的喀兰高山，因为需要抵御紫外线，积累了许多花青素让花瓣变成蓝色。”莱娜细心的解释着，“她的花语是，喜欢看忧伤时的你。”

忧伤…赫默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在莱茵生命初见的时候，她总是充满干劲和活力，笑起来双眼会眯成一条线，在闲暇的时候也会讲着自己的理想与未来。

不知道什么开始赫默的笑容渐渐少了，等塞雷娅再次与她相遇的时候，莱茵生命的公司几乎被伊芙利特拆成了废墟。赫默的眼中充满迷茫愤怒，牙齿不受控制的咬着嘴唇，就连渗出血来也毫不在意。

塞雷娅知道赫默为什么生自己的气。她一直知道。只是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

“比起忧伤时候的你，更想看你露出笑颜呀。”塞雷娅低下头，再次嗅闻着龙胆花的香味。“就送这束了。莱娜可以帮我转交到医疗部吗？我可能不太方便。”

“塞雷娅女士，花要自己送才有意义哦。我相信赫默医生会很开心收到你的花的。”莱娜眯着眼睛露出狡黠的笑，也许从一开始她就猜到了送花的人，只是没有拆穿。

塞雷娅有些无奈的看着狡猾的沃尔玻，轻轻叹了口气。“好吧，请帮我包起来吧，

再订一个花瓶。”

“这会是赫默医生收到最美的花束。”

## (一) 蓝色龙胆花与黎博利

### 【罗德岛本舰 / 医疗部】

赫默对着镜子将干员名牌佩戴整齐，熟练地与路过的同事们打招呼，走进伊芙利特的病房。

伊芙利特正坐在病床上看童话书，这不是市面上发行的书，而是爱丽丝手工制成的童话书，其中一部的主角也在伊芙利特的请求下画成了拿着喷火枪的萨卡兹，举着盾的瓦伊凡和跟在自己身边的黎博利女孩。

旁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盒新糖，包装已经被拆开，看起来她已经吃了一颗。看到赫默来了伊芙利特连忙放下童话书，脸上露出开心的笑“早上好！赫默！”赫默走到床边，抬手轻轻摸着伊芙利特金色的头发。“今天起床有感觉不舒服吗？”

“没有！”

“有好好吃药吗？”

“虽然很苦但还是吃了！”

“要记得完成作业，听乔伊斯和梅尔姐姐的话。”

“知道了！”

一成不变的问候，赫默没有感觉过厌烦。虽然语句几乎一成不变，但每次语气都非常耐心，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也会报以微笑和糖果。

上次买的糖已经吃完了，来之前赫默向采购部递交了申请。不过看到床头柜前已经放上了新的糖盒便也放下心来。

伊芙利特注意到赫默看向糖果，连忙拿起来拆开一颗放在赫默的手心。“赫默也想吃糖对吧！这是早上乔伊斯姐姐带过来的。”“咦，嗯。”短暂的停顿后赫默轻轻握了握手心的糖。“谢谢伊芙利特哦，那我去



工作了。你要乖乖的。”

“好！这次的口味是全新的！赫默觉得好吃的话我会多留几个的！”伊芙利特含着糖果口齿不清的朝着赫默摆手。

“嗯，一定会的。也要给乔伊斯和梅尔姐姐一颗哦。”赫默也跟着伊芙利特挥手道别，倚着病房门旁的墙壁安心的舒了口气，随后朝着自己的实验室走去。

赫默走进准备间烧水，咖啡豆的醇香在实验室中与消毒水味针锋相对。她端着咖啡抿了一口，嗅觉忽然灵敏起来，在熟悉的气味中她闻到了一种很特别的香味——微微泛苦，却并不滞涩。就像是回到了莱茵生命的总部，夏天的暴雨似乎永远不会停下，大片大片的雨冲刷着大楼的玻璃窗。她端着刚泡好的咖啡站在窗后，看着被雨水落在草地上。赫默回过神来，很快就找到了香气的源头，是放在桌上的一束蓝色的鲜花。

她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花，淡蓝色的花瓣舒展开来，散发着微苦的花香。

“上午 8:08 分，在准备间和赫默医生相遇。早安。”乔伊斯的声音在准备间的门口响起。赫默回过头，也道了声早安，随后问道。“乔伊斯，你知道这束花是什么吗？”

乔伊斯走近几步，歪着头看着赫默怀中的花。“正在读取花卉百科数据。找到匹配结果，这是蓝色龙胆花。主要生长在喀兰等高海拔地区，生长环境需要湿润的微酸性的土壤。具有药用价值，香味泛苦。花语是喜欢看忧伤时候的你。”

“谢谢你的科普，乔伊斯。”赫默解开束绳把它们展开，四处望了望没有找到花瓶，就暂时插进了烧杯里。

“你知道这是谁送过来的吗？”

“白面鸮没有看到送花的人。推测是塞雷娅送的花。她今天来过这里，为伊芙利特带了新的糖果。”

“塞雷娅吗？”赫默低下头，眼神复杂地

看着龙胆花。“倒也能猜到，之前给伊芙利特买的糖已经吃完了。今天床头柜却有一盒新的。”

“赫默医生的判断没有错，那盒糖是塞雷娅让我转交给伊芙利特的，是来自 FinaSugar 糖果店的最新款。”

塞雷娅无声无息地来过，她所经之地都烙上了痕迹。在莱茵生命的时候就是这样，懒散的研究员也会立刻挺直了腰板工作。

幸好赫默也没有这么讨厌塞雷娅的气息。

“等下去买个好点的花瓶吧，也不能一直插在这里。”赫默抬起头，重新拿起咖啡。“走吧，今天也有很多工作。”

“检测到赫默医生的情绪波动，是和以往不同的喜悦。”

“你的检测失灵了，乔伊斯。”

### (三)干花与书签

休息室中，年轻的黎博利不知不觉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风从窗户中溜了进来，吹起落在书边的碎发，书也翻到了夹着书签的一页。那是用一朵蓝色龙胆花制成的书签，看样子是黎博利亲手制作。

路过的瓦伊凡轻轻将白色的实验服披在她的肩上，随后悄无声息的离去，生怕惊醒酣睡中的赫默。在属于塞雷娅的私人储物柜中，老旧的拳击手套旁多了一束黄色向日葵干花，旁边还有一张便笺。“眼见这朵向日葵要枯萎，就做成了干花保存，也许有一天你回想起它。”

她相信终有一天，这些东西会离开黑暗的储物柜重见天日。



(责任编辑：瑶濯；

绘图：侠客；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Artist: LOFTER@aiou花雨夜



Artist: LOFTER@new flame





# 晚餐时间： 萨尔贡风味瘤肉丸子烩饭

◎ 萨提亚

600 克片成五花的瘤肩肉，辣椒胡椒各占三分之一匙，半个白洋葱、一颗大甜椒、两枚西红柿，以及一颗羽兽蛋

滴滴滴、滴滴滴。

终端的闹铃声从我的口袋里传了出来，把我的意识从办公桌上堆成小山的文件里拉回了现实。点开终端的屏幕，凌晨 3:30 的闹铃提醒着我：今夜的工作时间已经结束，是时候去食堂里活动活动肠胃了。

繁忙的血魔医生不一定每个晚上都有时间来厨房尝试新的料理，但她的神出鬼没也确确实实的改变了我的作息。不知不觉间，我每晚潜入厨房靠简易料理来解解嘴馋的小动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竟真的变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每天清晨从市场选购出新鲜的食材，每天午夜到厨房料理新鲜的晚宴。就算血先生不会按时出现，我也早就学会了一个独享深夜的用餐时光。不过，我依然会例行公事一样，在砧板旁放上两人份的食材，暗自期待着一个转身，那位古灵精怪的血先生就会又一次出现在食堂的某盏灯影下，静静的坐在餐桌旁，红宝石般的血瞳中闪烁出期许的光华。

一想到这里，我的嘴角就会不由自主的勾起一个愉快的微笑。有时候不得不感叹，人总是会在不知不觉间悄悄的发生改变，而

今天也同样如此。我哼着小曲儿，起身从办公室的冰箱里取出一提备好的食材，顺便从柜门后

的小篮子里掏出一罐冰瘤奶。

哇嗤！拉环蹦出一缕乳白色的寒霜，我一手吸着易拉罐里的乳液，一手拎着满满当当的食材，慢悠悠的朝食堂的方向走去。

昏暗的食堂，漆黑的厨房，冷冷的灯光。一切都是熟悉的模样，看来大家都还是有在好好的规律睡眠的嘛。照常的咔嚓拍照声，仅某人可见的深夜博客再一次刷到了个人账号的开头，我还是忍不住心里的一丝丝悸动，往深邃的长廊里望了一眼。医疗部的方向没有一个人影，我有点难为情的挠了挠头发，将塑料袋放到了砧板上，将食材一件一件的取了出来。

嗒、嗒、嗒。菜刀割开瘤肉，在木质的砧板上敲出了一串零零散散的音符，它们在空荡荡的厨房和食堂里回荡。华法琳已经一个多月没来厨房了，掂量着手里两人份的食材，一句突兀的叹息声没来由的从我的心窝里蹦了出来。

少了那个雪白色的身影，寂静的深夜食堂，总感觉……有些许寂寞呢。

“哟，博士，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闲心啊？”

然而，当我刚打算用菜刀切开瘤肩肉时，忽然一个陌生但又熟悉的声音就从身后传了过来，吓得我手里一抖，差点没割到自己的手指头。

“好家伙，可露希尔？你出差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起码要在雷姆必拓待到年后才返舰呢。”



我惊讶的回头一看，梳着细长双马尾、穿着一身外勤工程服，额头上还戴着一副越野护目镜的血魔奸商正抱着怀里的计价表，身后那只可爱的小蝙蝠无人机悬浮在空中，同主人一起饶有趣味的观察着我手里的动作，她的表情就像是刚巧逮到了一只偷腥的猫一样得意。

“好久不见啊博士，我去雷姆必拓的这段时间，有没有想我呀？我这趟这次可是从雷姆必拓那儿整来了不少好东西哦！还不快夸我！”

可露希尔吹出了一声轻快的口哨，她骄傲的挺起了胸脯，摆出了一副求夸奖的模样。

“噢，欢迎回来，可爱的可露希尔姐姐，您辛苦了。”我翻了个白眼，学着作战小车的语气说了一番客套话，扭头就把注意力继续投入到与瘤肩肉的搏斗中去了。

“这、这个失落的眼神是什么鬼啦！看到我回来你不开心吗？！我可是给罗德岛带来了一大笔超值买卖哦！你看你看，这可是我从雷神工业那儿抢来的竞标！为了这个订单我可是陪着那几个死脑筋的卡特斯工程师啃了整整半年的蘑菇啊！都快把我给吃吐了！”

可露希尔看我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立马就来了脾气，她气鼓鼓的挥动着手里的计价表，委屈的朝我的脊背敲打了过来。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祖玛玛和艾利奥特把采购部里的商品售价平均下调了 45%，不仅如此，他们还表决通过了你一直卡在审核端的基建扩充申请，帮生产区新建了好几个赤金流水线和药品制造站。根据这半年的报表显示，罗德岛的内部财政起码提高了三个百分点，我的钱包也比你有的时候鼓了不少，请问这你要作何解释呢？亲·爱·的·可·露·希·尔？”

我露出了一个核善的微笑，顿时把可露希尔的脸色给吓得煞白，她抓着计价表的手

也立即僵在了半空中，眼神做贼心虚的瞟向了别的地方……

“什、什么？那两个小鬼又趁我不在随便扩建工程设施？！新、新增的维护费用可是很高的！我、我作为罗德岛的总工程师，绝不能允许这样胡来的扩建方案！”

“哦？那 236% 的高额售价又是谁规定的呢？我记得这应该是不符合龙门市场定价标准的吧？采购部的负责人在此之前一直都是你吧？可·露·希·尔·小·姐·姐？”

“欸？额，那个，这个，什么 236%，我、我可是一点也不晓得！哈哈，博士，您一定是误会啦，那都是祖玛玛瞎编的……”

可露希尔支支吾吾的声音越变越小，最后小到消失不见，只留下我剁葱花的声音在空旷的厨房里回荡，一刀又一刀，就像可露希尔当初宰我的钱包一样，一刀刀剁在了现在可露希尔的心坎里。

一秒、两秒。沉默呵，沉默呵！沉默就是今晚的舰桥——

“——博士！！！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凯尔希好不好？！！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啊博士……”

“喂！别拽我！我在切菜啊！很危险的啊！”

“我不！你不原谅我我就起来了！博士！求求你！千万别告诉阿米娅！”

“你先给我从地上起来啊！”

终于破防的可露希尔瞬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抓着我的衣角，当场表演了一个堪称土下座的绝技，你别说这招反而把我也给吓得不清，赶忙停下了切菜的手，打算去拉跪在地上的可露希尔——

“咳咳，两位，关系不错嘛。”

“？！”“？！”

正当我和可露希尔在厨房的地板上扭成一团时，一个轻飘飘的笑声从门外飞了进来，



当即把我和可露希尔给定在了原地，不约而同的将目光投向了声音的来源，在看清来访者的瞬间，我们的心脏也不约而同的咯噔了一下。

华法琳笑意盈盈地倚靠在门边，她还是穿着那身雪白的白大褂，头发却盘成了一侧文静乖巧的长麻花辫，清清爽爽地搭在她的胸脯前，白玉般温润的小腿从白大褂的衣摆下探出来，踩着一双皮质的小高跟鞋，颇有一种亭亭玉立的气质。梳妆打扮的血先生抱着胳膊，她神秘的微笑着，静静的看着在地上胡闹的我和可露希尔。

“额，那啥，华法琳，我可以解释……”

“嗯？你想给我解释什么些呢？博士？”

好吧，这下轮到我语无伦次了——该死的，我在慌什么？！我和可露希尔没有任何关系！不对，我在胡思乱想些想什么啊？！但是我读不懂华法琳在笑什么啊！可是我又在紧张个什么啊？！快找个话题掩饰一下尴尬啊——

——咕噜噜噜噜。

正当我在绞尽理智的搜寻破局之策时，一阵突如其来的轰鸣声，却恰到好处的打破了厨房里的局面。

啪嗒。可露希尔双手一松，软软地瘫倒在了我的面前。

“博士……”

可露希尔眼泪汪汪的望着我，鼻腔里小声的哼哼道。

“我好饿哦……”

我看了看可露希尔，又看了看华法琳，再看了看砧板上的切了一半的瘤肉。

“博士。”华法琳用右手扶住了额头，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

“先给咱们的总工程师，做顿管饱的饭菜吧？”

好吧，可露希尔的突然出现确实打乱了我的计划，本来今天打算做一大碗满满当当的和式牛丼饭，但既然用餐的人数增加了，那当然得临时改换策略。好在我前几天刚从特米米那儿学来了一手很适合多人一起享用的料理，恰好就当做今天的料理主题吧。

600 克片成五花的瘤肩肉，辣椒胡椒各占三分之一匙，半个白洋葱、一颗大甜椒、两枚西红柿，以及一颗羽兽蛋。简易又好吃的家庭料理，万事俱备，开始动手吧！

嗒嗒嗒、嗒嗒嗒！

先用扎实的马蹄刀将瘤五花肉剁成红润色的肉馅儿、放入玻璃盆中，用手指在肉馅的中央挖出一个小小的凹槽，再分别加入三分之一勺的辣椒粉和胡椒粉，因为食客是两个血魔，这个份量的香料给得恰好合适，既不会太刺激她们的味蕾，又能增添料理的香味。刀尖敲开羽兽蛋的尖头，粘稠的蛋清与少量的酱油也滑溜溜的淋进了凹槽，等待下一步的融合。

我戴上塑料手套，用充足的手劲儿把肉馅儿与佐料搅拌均匀，当肉馅的表面开始冒出一层绒绒的纤维、手指间的触感逐渐变得紧实，就又到了我最喜闻乐见的环节。食指、中指与拇指猛地一揪，便从那团鲜红的色泽里拧下了一颗毛毛躁躁的不规则形状，放在手掌之间不断的来回摩擦，将那暴躁的外形逐渐打磨成圆润润的肉丸子。

啪嗒啪嗒啪嗒！打磨可不止是为了好看，当然还要为了好吃！紧接着，软乎乎的肉丸子们便在我双手的手心之间活跃的翻飞，与肌肉碰撞出一连串的脆响，塑形成一枚枚劲道实在的大丸子。15 枚殷红而饱满的大肉丸被赋予了强健壮实的体魄，油光锃亮的样子像极了一颗颗小钢炮，逐个放入盘中备用，料理的主体便准备就绪！

一顿好吃的肉丸料理，辅料亦不能马虎。老搭档白洋葱半颗，横纵刀果断切碎；新朋



友甜椒旋出带着青涩把柄的内芯，将星星点点的嫩黄色辣椒籽挑出，再把肥厚的红色果肉细细切丁，鲜嫩欲滴的番茄也享受相同的待遇。不一会儿，小玻璃盆里便盛满了五彩缤纷的蔬果小丁，散发着生机盎然的自然风味。辅料也制作完毕，现在该进入料理的正式环节啦。

少许植物油扫入平底锅的锅底，加热煸出酥酥的油香，加入切好的白洋葱和甜椒，翻炒5分钟，噼噼啪啪的愉悦声响便从蒸腾的汁液里传了出来，这时就可以把早已跃跃欲试的肉丸子们一枚枚嵌入油润的蔬果之间，再次翻炒10分钟。鲜红的肉馅被温吞的油温煎至淡淡的乳黄，令人舒适的化学反应在平底锅中劈啪作响，那么，是时候进入料理的最终阶段了。

汁液饱满的西红柿丁，与300克的炎国稻米撒进锅中，最后再添上一勺细盐，倒进清水盖过三分之二的丸子身体，搅拌均匀后盖上锅盖焖煮，淋上一把青翠的葱花，一锅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肉丸料理就大功告成！

咕噜咕噜咕噜……氤氲的蒸汽从锅盖的出气孔一缕缕的喷出，把透明的玻璃罩糊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圆滚滚的肉丸、酥软的蔬果和闪闪亮的米粒在汤汁里翻滚出令人幸福的乐曲，食材的芳香已经充裕了整间厨房。不过要等肉丸和米饭熟透还要再等待至少三十分钟。我看了一眼出餐窗口外的食堂，华法琳和可露希尔似乎正在餐桌旁闲聊着什么有趣的话题。

华法琳和可露希尔是血魔同族，想必会有不少共同语言吧？长夜漫漫、时候尚早，贸然插入女士们的闲聊可不怎么绅士，就把深夜食堂的休闲时间先交予忙碌了一天的血魔小姐们吧。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掏出了自己的终端，刷起了喜欢的博客。

咕咚咚。冰冻的香草沙士汽水从食堂的

饮料供应机里滚到了出货栏里，被可露希尔捡了起来，紧接着咔嗤一声，锯齿瓶盖应声而落，柠檬黄的汽水被可露希尔大口大口的吞进喉咙里，发出了一声舒畅的感叹。

“噗哈——果然，工作结束了就该来这么一瓶冰冻的沙士汽水嘛！雷姆必拓的那帮宅男工程师，一天到晚就只晓得冰冻蘑菇汤奶油蘑菇粥薄荷蘑菇汁，一点也体会不到沙士汽水的快乐！”

玻璃瓶里的沙士汽水瞬间被可露希尔给喝了个精光，然后啪一声拍在了餐桌上，可露希尔痛心疾首的回忆着在雷姆必拓嗯造的半年蘑菇料理，一瞬间新仇旧恨涌上心头。

“我还奇怪你怎么在管理层会议上缺席了这么久，原来是被凯尔希丢到雷姆必拓去了了？”

“什、什么叫丢啦！我可是作为罗德岛工程部的百战先锋，率先杀进东泰拉最焦灼的工程专利市场，跟其他大企业拼了个你死我活啊！”

看着义愤填膺的可露希尔，华法琳又好气又好笑地摇摇头，伸手提起空空的玻璃瓶摇了摇，看着瓶身上印着的“龙门风味沙士”标签好奇的问道。

“机械工程什么的不是我的专项，不过这种菝葜根茎提取物对你来说不会太刺激了吗？萨尔贡原产的洋菝葜，药味儿可是很重的。”

“害，在工程部里待久了，汽油闻着我都觉得香，区区沙士汽水又能奈我何？不如说，这汽水喝的就是一口风油精似的刺激劲儿，下班之后跟工程小组的大家一起开一件，那感觉真是棒极了！”

“欸？现在的年轻血魔口味可真是独特，要知道我还在卡兹戴尔的那会儿，族群还在把番茄汁以外的血液替代品视作异端呢。”

“嘟嘟～番茄汁还是饶了我吧，多体验体验新潮的口味有什么不好，生活不易，什



么都要体会一下才有意思嘛!”

可露希尔双手比了一个红叉，嘴巴里发出了拒绝的嘟嘟声，随后又跑到饮料供应机那提了两瓶沙士汽水，还将其中一瓶递给了华法琳，但后者还是婉拒了。

“说起来，这段时间你在忙什么呀？还泡在实验室里做血液化验？”

“上星期龙门市立医科大学和红十字会联合主办了一场源石病医学的公开研讨会，所以我在龙门多待了一段时间，也是今天才刚回来。”

“欸？你还需要去参加这种学术会议吗？凯尔希和你的技术水准应该完全不在任何国家医疗体系的尖端之下吧？人家求你去参加都还来不及，你怎么就自个儿跑过去啦？”

“话可不能这么说哦，小可露，医疗技术的革新可是日新月异的，哥伦比亚和大炎每周都有新的学术论文发表面世、每周都有陈旧的学术谬误被纠正，其中不乏对源石病研究的最新进展，加深普罗大众对源石病的科学认知本就是罗德岛的职责，罗德岛又有何理由不去阐述我们自己的研究理论呢？”

华法琳郑重其事的用手指敲了敲桌面，眼神严肃的解释道。

“况且我们研究源石病可不是为了独享其成，那与所谓的学阀又有什么区别？只有让先进的知识流动起来，让崭新的观点与构想流动起来，泰拉人对源石的研究才能更上一层楼。”

“呜哇……师父别念了，说实话我还是想不明白，源石病的研究理论可是咱们罗德岛安身立命的看家本事，你这样不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工程专利拱手送给不认识的家伙吗，万一里面藏有别有用心的家伙怎么办？任何医学构想要是被以逆向的方式呈现，怎么看都不会是好结局吧？要是 PRTS 的终端源代码又被哪个骇客成功窃取，我绝对会后

悔一辈子……”

“等你再长大点就明白啦，小可露，这片大地虽然很残酷，但是同样也存在着无数或有名有姓、或默默无闻的理想主义者。阿米娅也一样，凯尔希也一样……他也是一样。”

“……”

华法琳默默地摆弄着手里的玻璃瓶子，她的声音慢慢低沉下去，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厨房的方向。透明的出餐口里，戴着兜帽的男人正掀开平底锅的锅盖，用木质锅铲翻搅着热气腾腾的丸子料理。他的眼眸下同样挂着一对淡紫色的黑眼圈，每天繁重的工作把他压榨得只有深夜才能真正享用到自由的时间，但他仍然把这段宝贵的休息时间投入到了餐桌上，与他敬爱的干员一起，在慢慢长夜享受新鲜烫嘴的料理。

华法琳单手支颌，白皙的指尖绕着自己长长的银白色鬓角、在半空中盘起了一个个小圆圈，右手摆弄着的玻璃瓶有节奏地在餐桌上滑出骨碌碌的声响，精致的足踝也不自觉地缠绕在一起，就好像突然遇见了一位多年未见的老相好，举止投足间悄悄地散发出了一股淡雅的、粉红色的少女气息。

那种甘甜的气息萦绕在血先生的周身，犹如一个个小巧的丘比特，扇动着皎洁的翅膀，手里握着爱恋的魔箭，叽叽喳喳地宣告着少女心的目标，让人想不搭理都难。

这一切自然都被一旁咕嘟咕嘟灌着沙士汽水的可露希尔看在眼里，她瞧瞧突然散发出粉红香波的华法琳，又瞅瞅还在忙忙碌碌的博士，一瞬间，各种花里胡哨的大胆想法就如电光火石般从她的脑海中闪过，可露希尔心里嘿嘿一笑，嘴角立刻勾起了一个八卦的弧度。

“哎呀，话说回来，没想到以前天天只会往嘴里丢泡面草草了事的博士，今天居然破天荒的认认真真下了一次厨房？果然士别



三日当刮目相待啊~”

“……大概只是心血来潮吧，天天吃泡面对身体也不健康，他早该改改这坏习惯了。”

可露希尔笑嘻嘻的打趣道，而彼时还在冒着粉色泡泡的华法琳还撑着脸蛋，随口回答着可露希尔的疑惑，丝毫没有发觉自己已经踏入了对方精心布置的陷阱。

“不过更难得的是，既然博士不知道我今晚会提前返舰，那他为什么还事先准备了两人份的食材呢？啧啧啧，另一位食客又会是哪位幸运的女士呢？真是叫人感到好奇呀！”

“——？！”

这一次可露希尔故意提高了语调，直接把自己的八卦之心暴露得清清楚楚，华法琳顿时打了一个踉跄，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不自然地撇过视线想要假装无事发生，但脸上的红晕几乎都要烧到了耳朵根，整个人就像是一壶烧开了的开水，粉红的气泡瞬间变成了噗嗤噗嗤的热蒸汽！

“不、不知道你在暗示什么，也、也许是凯尔希吧！她通宵值班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哦？原来是凯尔希医生吗！‘博士和凯尔希医生深夜幽会，在月下共进晚餐’，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可不得了！不知道这种劲爆的情报在罗德岛的城际网络论坛上能卖出去多少钱呢~”

“妾、我才不关心这种事情，小可露，随意透露凯尔希的私生活，小心又被吊到舰桥上哦！”

“啊，话说回来，只要我稍微动动总工程师的权限，就可以把三个月内的食堂监控录像全部调出来，到时候再把关键的截图往《罗德日报》的专栏区一投，嘿嘿嘿嘿嘿……”

“我改变主意了，像你这种喜欢得寸进

尺的小丫头，就得靠言传身教才能分清利害！”

“啊呜呜呜呜呜扒要酱紫法法琳姐介咱们油话好好嗦窝错惹窝错惹——”

面对眼前这只蹬鼻子上脸的血魔后辈，满脸通红的华法琳终于恼羞成怒，她直接揪住了可露希尔软嫩的小脸蛋，正打算好好蹂躏一番以解心头之气，然而就在这时，从背后传来的一个声音顿时把气在当头的华法琳又给打回了原型。

“额，打扰一下，两位这是在忙什么呢？”

“没什么，可露希尔说她想体验一下嘉维尔式的治疗手法，我只是想给她做个示范罢了。”

“没神魔，法法琳姐介想要体验一哈沙士汽水滴味道，窝们只是在友好滴交流心得……”

“你俩对口供的时候能多走点心吗？好啦，华法琳小姐，别捏着可露希尔的脸不放了，晚饭已经做好了哦。”

端着平底锅的博士及时出现，打断了血魔二人组的争斗。华法琳这才暂时放过了可露希尔的脸颊，两人立刻乖乖的坐回到了座位上。

博士将平底锅放到餐桌上，掀开了玻璃锅盖，一股纯正浓郁的香味霎时间扑面而来，一锅热气腾腾的肉丸子料理，赫然出现在了两位饥肠辘辘的血魔面前。

“二位的萨尔贡风味瘤肉丸子烩饭，请慢用。”

“哇哦！博士，没想到你居然还会做萨尔贡料理啊！我还以为你只会冲泡面呢！”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要这么问？我在你们的风评里就只会冲泡面了吗？”

“不、不知所谓……赶紧吃吧，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奇怪，华法琳的脸色看上去怎么有点不太妙？我好奇的把目光转向可露希尔，结果这个小丫头居然也做贼心虚似的避开了我的视线，怪了，她们俩刚刚不是还打得挺火热的吗？怎么气氛突然就变得尴尬起来了？

算了，还是不要自讨没趣比较好，吃饭更重要！我吞回了挂在嘴边的“发生什么事了”的疑惑，默默拿起饭勺，将平底锅里的肉丸子烩饭分成三盘，分别端到了每一位食客的面前。

一枚枚足有手心大小的焦糖色肉丸子搅拌着芳香四溢的汤汁、顺滑地滚落到乳白色的浅浅瓷盘里，镶嵌进一粒粒晶莹透亮的饱满米粒中，五彩缤纷的蔬果犹如晶莹的红色玛瑙般点缀在肉丸的表面，散发着诱人的酸甜香气，腾腾的热浪更是叫人还没动筷子就感受到了微微出汗的快感，若是再咬上一口，那想必更是回味无穷！

“不错嘛！博士！卖相很赞哦～来让我尝尝味道怎么样～”

“这可是我前天刚跟特米米学来的，萨尔贡菜我也是第一次做，大家见谅哈。”

“放心啦，以博士你的手艺，我可不相信还有你学不来的料理。”

“嘿嘿，过奖啦过奖啦，来来来，上手上手！”

华法琳和可露希尔纷纷在我的动员下拾起了汤匙，分别从自己的餐盘里舀出一勺新鲜烫嘴的肉丸子，轻轻吹凉后，小心翼翼地送进口中，混和着鲜美的汤汁与软糯的米饭，咬破了肉丸子坚实筋道的表皮——

“呜姆、呜姆……肉丸的口感扎实又弹牙，咬下去的时候能感受到内里充盈着的满满的弹力，只需轻轻一戳，浓郁醇厚的汁液就会从饱满紧致的瘤肉颗粒之间迸溅而出，油脂的浓香一瞬间就满溢了整个口腔！不仅如此，番茄和甜椒这两样果蔬在充分煎炒过后也将内在的自然香气完全挥发了出来，酸

酸甜甜的滋味清新又解腻。在缓和了瘤肉粗犷的干燥感的同时、又给料理融入了一番爽口的风味，很有乌萨斯的感觉！”

“呼哈 ~~ 超满足 ~~ 热气腾腾的米饭吸饱了肉汁和果汁，呈现出了一种浓稠又绵密的啫喱状态，吸溜吸溜地扒起来，每一口下去都是大大的满足！而且瘤肉丸子个儿大又管饱，怎么吃都感觉不会腻！博士，我对你真是彻底刮目相看了呀！下一届的罗德岛厨艺争霸赛，没你我不看！”

“不错吧！我前两年跟嘉维尔回她阿卡胡拉的老家，特米米就是用这道菜做晚宴招待了我们。前两天特米米在阿达克里斯联谊会上又做了一次，我就站在旁边偷师学会了。这种类似大炎火锅和东国寿喜烧的菜式，就很适合大家围坐在一起抱团吃，温馨的氛围就是最好的调味料！”

看着面前两个呼哧呼哧大口扒饭的两位血魔小姐，我也不禁笑出了声。好吃的料理就是最治愈人心的药剂，芳香氤氲的食堂里，股股升腾的热蒸汽不仅温暖了寂寞的深夜，也同样温暖了三个人疲倦的内心。

“呼……不过话说回来，饭菜太热了吃多容易出汗也是真的……欸？这不是沙士汽水吗？可露希尔，看不出来你还好这口啊？”

连扒几口烩饭，蓬勃的热量很快就把我的整得满头大汗，我赶紧把兜帽和衣领解开散了散热，正好就看见可露希尔又开了一瓶新的香草沙士汽水，咕嘟咕嘟地往嘴里灌，还发出了一声畅快的呼声，看上去深得她心。

“那当然，这个牌子的汽水就是我从龙门进口过来的，博士你也来整一瓶？”

可露希尔热情的晃了晃手里的汽水玻璃瓶，而我却连连摆手拒绝，这玩意儿的安利我可吃不来。

“别了吧，我以前在龙门尝过一次的，味道又怪又苦，还以为在喝什么中药呢，喝了第一口就喝不下第二口了。”



“好家伙，刚刚华法琳也吐槽说药味儿太重了喝不习惯，难道整个罗德岛就只有我才懂得品味这股碳酸饮料界的清流吗？早知道我当初就不那么大批量的进货了，亏本买卖属于是。”

可露希尔大呼可惜，而坐在一旁细嚼慢咽的华法琳则笑着摇了摇头，放下了手里的汤匙。

“那可不一定，小可露，虽然我是不太习惯这股味道，但我可是在很早以前就品尝过这种饮料的哦。”

“很早以前？”

“说起来，这个故事跟萨尔贡也算是有不小的渊源吧。你们想听，我也可以说给你们听听，毕竟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华法琳慢慢地叙述起百年前尘封的旧事，我和可露希尔也放慢了手上的动作。食堂里的灯光又黯淡了一丝，深邃的夜色从舰船的外缘倾泻进来，将我们的身边淹没。唯有那锅肉丸烩饭料理还在呼噜呼噜地朝外边吐着热气，我们就像围在了一束跃动的篝火旁，静静地倾听那古老的传说往事……

大概还是在一百多年前，就哥伦比亚刚刚独立那会儿，我曾在哥伦比亚南部一个临近萨尔贡的城镇里出诊。当时维多利亚和哥伦比亚之间的战况连绵不绝，连气势汹汹的高卢都忍不住插了一脚。很多拓荒者都因此遭了殃，他们只得逃到哥萨边境讨生活，以此来躲避哥伦比亚独立军政府的强制征兵和维多利亚军队的追杀堵截。

那天晚上，夜空灰蒙蒙的，连双月的影子都不见。我当晚还在临时诊所里给犯了热病的患者磨安德根和布洛克花粉，突然有两个血肉模糊的拓荒者就闯了进来。他们的车队在荒野里遭遇了维多利亚人的报复，其中那个还算命大的家伙跪在地上求我救救他的弟弟，他就算死了也无所谓，但是他的弟弟

还有妻儿在特里蒙等着丈夫回家。当时他的弟弟伤势非常严重，焦油烧伤、弩箭穿刺伤还有腿上的枪伤……稍有不慎，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就会一命呜呼，就算能吊住他的一口气，随时可能引发的伤口感染都能要了他的命。

但是人都已经到诊所了，我没有不救的道理。手术进展到最后，患者因为大量失血而急需输血，一百年前，“血型”的概念才刚刚在医学界提出不久，任何人工输血都要背负极大的风险，一个微小的错误，都会导致输血者和供血者一起送命。于是我就问哥哥：“你愿意为你的弟弟付出生命吗？”，哥哥不假思索的就同意了。

事已至此，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我便利用血魔法术和一根消了毒的塑胶管道，硬凑出了一套输血设备，接通了两兄弟的血管。我施法慢慢的、慢慢的将哥哥的血液一点一点注入到弟弟的血管里，我们一起坐在木质的担架旁，一直熬到了第二天黎明。

万幸的是，因为是亲兄弟，两人的血型是正好匹配的。不仅如此，他们身为丰蹄的种族天赋赋予了弟弟足够强健的体质，硬是撑过了最危险的时期。一天之后，哥哥便拖着拖车，带着活下来的弟弟离开了那座城镇，临走之前，他把身上除了刀之外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送给了我，其中包括一袋研磨好的萨尔贡藜麦和两罐藜麦粉冲好的饮料。

一开始我被那玩意儿呛得差点把肺给咳出来，粗糙的手工藜麦汁药味儿实在是太冲了，我宁愿去吃大蒜都不愿意碰这东西。直到有一次，一个热病患者迷迷糊糊中误喝了一罐藜麦汁，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第二天早上，他突然就说自己感觉有尿意，当时他因为中暑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尿液了，于是我赶紧叫他将尿液排了出来，他的热病立马就好了一大半！我喜出望外，便拿他的尿液过



来化验，发现里面就含有菝葜的药理成分。之后我就用那袋菝葜研磨粉，接连又治好了几个患了热病的病人，这玩意真是比什么嚼烟和可卡因好用多了，甚至还没有成瘾性！

后来我想方设法，从拓荒者的车队又搞来了不少菝葜，在城镇里亲自研磨、冲泡、出售，因为本来就没什么技术含量，治疗热病的效果又好，手工菝葜汁很快就风靡一时，大家都学着我的做法自己制作菝葜饮料。

因为‘菝葜’这个词实在是太拗口了，大家就直接用城镇的名字‘沙士（Sarsae）’来称呼这个新潮的饮品，这便是沙士镇和沙士饮料的由来。沙士饮料几年之后也传入了战后恢复期的哥伦比亚，与姜汁水一同称霸了哥伦比亚的饮料市场，可惜的是，相比起这两种工序简单疗效更佳的饮品，人们对具有成瘾性和致幻性的东西更加趋之若鹜，五十年后，古柯叶药酒公司凭借其出色的营销手段，把自家的‘柯口可乐’打造成了新一代的畅销饮品，从此，沙士汽水才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小众独享的饮料。

“Ohhhhhh~”

啪啪。华法琳拍了拍手，结束了一段行医的往事。听完故事的我和可露希尔忍不住鼓起了掌，我不禁在脑子里感叹，这顿萨尔贡肉丸子烩饭今晚做得真太是时候了。

“虽然我也知道人类医学的很多发现与发明都建立在前人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甚至是巧合上，但听到亲历者讲述这么一段故事，还是十分震撼啊。”

我向华法琳投去了一个十分赞许的眼光。

“不得不说，华法琳小姐，你在我心中的形象瞬间变得高大了许多呢！”

“什、什么嘛！难道以前就不高大吗！”

“哈哈哈，哪有哪有，以前就也高大啊，只是今天又更上了一层楼嘛。”

“嗯……可疑！很可疑！博士，你不会是做贼心虚吧？！你是不是背着我暗地里说了什么不好的话？！”

“什、什么做贼心虚，我向来光明磊落，明人不说暗话……呵呵、呵呵呵……”

“博士，你最好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在此之前你是怎么看待我的？！难不成把我当小孩子吗！”

“可是你本来就很小啊……”

“你说啥？！你敢不敢再大声点？！”

“嗯嗯额额我是说，您的丰功伟业实乃吾辈楷模，哈哈、哈哈哈……”

华法琳气呼呼的嘟着腮帮子瞪着我，我赶紧打了个马虎眼，准备蒙混过关。就在这时，一旁贼兮兮的可露希尔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直接把气氛又给拱到了风头浪尖——

“啧啧啧，博士和华法琳小姐的关系可真好呀，啧啧啧，真叫人羡慕呀~”

“才、才没有咧！”“哪、哪有那回事！”

我和华法琳不约而同地红了脸颊，啪一声从椅子上站起来，瞪着可露希尔大声喊道。

“欸嘿~”可露希尔将瓶子里最后一滴沙士汽水舔干净，奸诈的笑了笑。

“两位在着急什么呀？我也没说你们的关系不好过啊？难道说，二位之间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小秘密吗~~”

“……”“……”

“额，那啥，我，我是开玩笑的，哈哈，哈哈哈，别当真，二位别当真……”

“咱们把她吊舰桥去上吧。”“同意。”

“别，别别别，别呀——！！！”

双月临空，星汉灿烂。难忘的夜宵时间也终于迎来偃旗息鼓的时刻，今晚的深夜食堂，在可露希尔的惨叫声中，落下了帷幕。

（责任编辑：黑子；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Artist: LOFTER@白银山深处.....



# 节日快乐，博士

◎ AliceLondon

大地上的一切，成为故事，口口相传，跨越时光

海蒂·汤姆森女士，

《乔弗瑞古今童话集》已收到。装订工艺扎实可靠，用纸精良，可频繁翻阅。非常感谢。

我为孩子们讲读时，效果不甚理想。大概我不擅长讲故事，或是我把故事讲得太长。凯尔希勋爵讲故事时我也有类似的昏睡感，望您代我提醒她——我已向她抗议数次，她不为所动，并坚称她所讲皆为事实，要我勿以“故事”视之。

或许我还是为孩子们读些卡西米尔骑士传说更合适？特此向您征询意见。

L 勋爵

我已经警告她不要在我的信使渠道里塞这种纸条。当然，内容你可以自行判断，我无意干涉。

——凯尔希

## 其一·节日与鸢尾花的喧闹

春天，罗德岛在这片大地上飞驰。

播种希望的季节远比收获的季节更为喧闹。维多利亚、哥伦比亚、米诺斯，甚至是曾经不问世事雪境，人们来到罗德岛，有所馈赠，有所希冀。面对他们，罗德岛亦是如此。

罗德岛的贸易之风拂过这片大地，带来了生命、死亡与新的希望。

爱丽丝尚未能见到这缕微风的全貌，但她很清楚，自己正是乘着风儿来到罗德岛本舰，见证了一项使命的终结。玛佩尔长大成人，投身于其中，这是她自己的选择。而在里治疗的孩子们，爱丽丝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他们，直到他们能够做出选择。

至于爱丽丝自己，她觉得还需要一些时间。罗德岛的一切都与她所熟悉的环境大不相同。毫无疑问，这艘船上的人们相信“美好”这一概念的存在。爱丽丝需要知道的是，



自己能否信任那个有权指挥她战斗的人。  
博士。

如果不是学习过罗德岛的作战记录，爱丽丝完全无法想象这个经常赖在黄澄澄游戏室缠着人陪她玩桌游搭积木的废人还有那么上进的时候。然而除了博士赶走跟踪爱丽丝的安全部门干员的那次相遇，爱丽丝和博士的交集就只有游戏室了。回想起那天博士搬出的理由，爱丽丝哭笑不得。

“和我一样名字的人怎么会是可疑分子？”

“拼写完全不一样啊！”

爱丽丝如是抗议道。事后她感到自己过于失礼了，毕竟博士是真的在帮她。然而本打算去道歉的爱丽丝在黄澄澄游戏室发现了在坐垫上缩成一团的博士正拿着终端奋力敲打软键盘，道歉的心情随即一扫而空。她向博士提出严正抗议，表示博士至少应该在游戏室多帮帮忙，而不是给这里添乱。

“可是小孩子超级麻烦哎，”博士发出了很没干劲的声音，“伊芙利特算是最好带的那种了，呃……”

爱丽丝连忙打断博士做作的干呕，表示如果博士不愿意帮忙，以后就别来了。

“别！我帮忙，当然帮忙！我是说，我也不是没带过孩子嘛！放心放心！”

出乎爱丽丝预料，博士在游戏室里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只需要这种程度的威胁就会屈服。很快她就明白过来了——博士在出工不出力这件事上颇有造诣。

第一天，博士表示要学习一下爱丽丝如何陪孩子们玩。

第二天，博士开始在爱丽丝讲故事的时候提一些很弱智的问题。孩子们被逗得很开心，爱丽丝无可奈何。

第三天，博士说自己要试着写一些童话故事，继续在游戏室里奋力敲打她的终端。

不管她在写什么，事实上她完全没有帮过爱丽丝任何事。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博士现在坐有坐相，至少不会影响孩子们的坐姿了。

爱丽丝这才意识到，博士自己就是个聪明透顶的坏孩子。那她赖在游戏室里是想对孩子们做什么呢？或许在安全部门看来，博士的行为和爱丽丝同样可疑。正如炎国俗话所讲，一笔写不出两个爱丽丝。很快，爱丽丝被博士告知，一名代号是“红”的S.W.E.P. 干员将在休息时间进驻黄澄澄游戏室。虽然博士向她保证红确实需要被当做孩子来善待，但是爱丽丝清楚地记得干员手册上写的S.W.E.P. 的职责是什么。

“不听话的孩子在哪里都会受惩罚的，”爱丽丝向博士严正抗议，“既然你已经被监视了，请你以后收敛一些。”

“可说不准是来监视谁的呢，”博士看上去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毕竟我是有正经事要干的，大概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来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啦！”

爱丽丝狠狠地瞪着博士。“正经事？你现在知道逃跑了？你知道故事里逃跑的坏孩子是什么下场吗？”

“好啦好啦，是真的有正经事。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有骗过你呀。”

博士的态度固然难以恭维，爱丽丝也不得不暂且相信博士。从常识来讲，负责运行这么大的一家企业的人，确实应该有正经事做。在那天之后，博士的身影确实从黄澄澄游戏室消失了。孩子们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有爱丽丝在，这种小小的烦恼很快就被冲淡了。爱丽丝偶尔会听人讲起，博士频繁奔走于各个部门之间。

也许她是放心不下孩子们，才申请把红安排到游戏室的？

爱丽丝有时候会这么想。考虑到博士是一个习惯了战场与纷争的人，这可能正是她



表达关心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现在没有博士添乱，爱丽丝的血压终于有救了。

在春天结束之前，博士的“正经事”有了结果。经过一次极其漫长的会议，会后凯尔希医生宣布，每年的六月十日为“罗德岛儿童节”——罗德岛鼓励干员们关注儿童的愿望与成长，并在这一天用自己的方式为孩子们献上祝福。

这则通告最大的意义在于干员们从此多了一个摸鱼的选项，提醒大家在船上还有这样一个去处。事实上，比起陪伴儿童，很多干员更需要儿童的陪伴。黄澄澄游戏室比以前更热闹了，爱丽丝也能放心出外勤了。爱丽丝认可博士的努力，然而一种难以名状的违和感也在她心中萌生。

在维多利亚，爱丽丝大部分时间都在和童话世界打交道。来到罗德岛后，爱丽丝得以接触到更多的不同种族、出身、文化背景的儿童。面对这个完全由博士主持设立的节日，爱丽丝心中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要定在六月十日呢？

据她所知，这片大地上从来都没有类似这个“儿童节”的习俗。

爱丽丝不喜欢来路不明的节日。她听说过世界上有一些令人恐惧童话。在那些故事里，这类活动往往伴随着拐卖、献祭与谋杀。这让她十分不安。犹豫了几日，她终于找到博士，决心把这件事问出个究竟。

不巧的是，今天博士的办公室里，已经有一位不太友好的来访者了。

“……希望下次你能守时，我不会再亲自询问你这件事，”爱丽丝听见凯尔希医生正在对博士指指点点，“懈怠是最致命的，博士。看来你还有别的客人，在此之前，好好想一想。”

“用我送你回去吗？或者晚上一起吃个饭？”博士一副完全没有被数落的样子，“中午我让食堂多做了点炭烤沙虫腿，你应该尝

尝。”

爱丽丝注意到，博士似乎在写什么东西。从用纸上看，像是正式信笺。

“不了，我还不需要立刻回去，请把精力放在自己的事务上，”凯尔希就近找了个沙发坐下，“下午好，爱丽丝小姐。”

“下午好，凯尔希医生，博士，”爱丽丝有些不安，她不确定这种情况下该说什么，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有关‘罗德岛儿童节’，我这几天思考了一下。”

“太棒了，太棒了凯尔希，想什么来什么，”博士看上去很高兴，“我早就说过爱丽丝应当参加会议，是你坚持认为临时干员不应当参与公司制度层面的决策。你看，真正的专家一定会有自己的见解的。”

“我们拭目以待，”凯尔希不为所动，“她是来拜访你的。请继续，爱丽丝小姐。”

这似乎算是个不太坏的开头，在场的二位都有听她讲下去的意愿。只不过“专家”这个名号，自己实在是受之有愧。

“博士，有一件事我必须替孩子们提前了解清楚。‘罗德岛儿童节’是什么？它是源自某个地区的习俗吗？”

出乎爱丽丝意料，凯尔希率先开口回答了她。“不是每一种制度都有明确的习俗可以追溯，爱丽丝小姐。我们设立这个节日是因为博士认为这有必要。”

“是啊，凯尔希知道，我是一个很恋家的人，”博士接过了话茬，“这种制度确实有雏形，那是我家乡的一个节日。”

凯尔希凶狠的目光投向爱丽丝。她感到窒息，也感到困惑。这个问题为什么有如此沉重的分量？她不敢让自己往下想，因为她明白，恐惧一旦萌芽，就难以制止它的蔓延。

“我的家乡早就已经被摧毁了，在这件事情上，凯尔希似乎对我有些保护过度，”博士的声音传入爱丽丝耳中，“我想同样在



带孩子的你一定能够理解吧?”

“怎么把人说得像老妈子一样！啊……”爱丽丝惊讶地发现刚刚那种压迫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望向凯尔希，后者只是板着个脸，并没有在看任何人。

“你似乎乐于曲解我的想法，博士，”凯尔希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你允许自己的散漫不分场合，我很遗憾。”

“哎，那种偏僻地方有点不一样的习俗很正常，外人没听说过就更正常了，”博士完全没有在意凯尔希的指责，“你大可以放心，这完全不是秘密。只不过，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我觉得这样凯尔希也应该会同意？”

“如果爱丽丝小姐认为值得的话。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博士很喜欢打扰别人工作。”

看到话题变成这种结局，爱丽丝匆匆道别后就离开了。她已经得到了那两个人的同意，自己一点都不想在那种谈话环境中多待一秒。刚走出门，她就听见话题又回到了炭烤沙虫腿上。爱丽丝不由得想，也许该找机会陪伊芙利特吃一次了。

至少为了孩子们，她一定要把博士的家乡和这个奇怪的“罗德岛儿童节”调查得一清二楚。

## 其二·节日与矢车菊的半日闲

秋天，罗德岛在这片大地上飞驰。

不同国家的信息被收集、分享、传播。信息的价值往往取决于使用信息的人，而有的信息需要经年累月才能遇到它最适合的归宿。

简而言之，爱丽丝现在一无所获，但不完全一无所获。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爱丽丝有很多了解博士的机会。可在关键性的信息上，她感觉自己缺少临门一脚的感觉。

“罗德岛儿童节”本身是个安全无害的庆祝活动，体验过后的爱丽丝放下心来。然而，她的调查没有就此终止。如果真有一个地方存在着这样的习俗，爱丽丝很想知道这里的风土人情。遗憾的是，博士虽然不反对她继续调查，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乐于给她一点“惊喜”。

自从带着孩子们从汐斯塔度假归来，博士看上去安分了些。爱丽丝怀疑她是不是差点在那儿惹出什么大麻烦，或者说已经惹出麻烦，只不过被掩盖过去了。直到夏天结束，博士炫耀似的让她学习新的作战记录，一切真相大白。

“一个内部分裂的政府，还有那种级别的源石生物威胁，你带孩子们去这种地方玩？”爱丽丝有些急了，“现在已经没有足够让人放心的旅游胜地了吗？”

“结果好就好嘛，”博士依然嬉皮笑脸的，“我确实把这些威胁都排除了呀。倒不如说，你也得好好学。下次你带孩子的时候可要小心，现在外面真的很危险。你听陈女士说了吗？她去多索雷斯玩的时候遇上恐怖分子了，还给逮回来俩。”

“你让恐怖分子待在这艘船上？？？”

爱丽丝忽然有一种想要痛打博士一顿的冲动，她意识到博士大概率是在逗她玩。“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需要亲自看看这两个人是否危险。”

“这就不麻烦你啦，那两个人很业余的，”博士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让爱丽丝很无奈，“他们没有对孩子出手的勇气。或许哪天我逮个真的恐怖分子回来让你看看？”

“这不好笑，博士。”

无论如何，在见了那两位“恐怖分子”后，爱丽丝确实放下心来。这对兄妹算不上特别好的人，但至少不是坏人。哥哥油嘴滑舌的，爱丽丝感到难以应付。妹妹则经常太过专注，以至于显得非常沉默。不过，哥哥热心推荐



了妹妹的调酒手艺，并邀请爱丽丝去酒吧玩玩。

“不管是放松心情还是打听消息，酒吧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番话对爱丽丝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一直以来，爱丽丝收集信息的方式都是工作之余的闲谈与典籍查阅。她确实注意到一些与博士玩得很好的干员会和博士去酒吧打发时间。但让爱丽丝这种身份的人去酒吧，她自己多少有些犹豫。最终，在下定了“我只是去听别人聊天的”决心之后，爱丽丝与酒吧和解了。

实际上，酒吧里戳着一位“童话城堡的女主人”，多少有些影响气氛。很多干员认为这是爱丽丝小姐在监视坏家伙们，开始反思自己平日里是否无意中带坏了小朋友。哪怕爱丽丝坐在吧台前，哪怕她礼节性地点了一杯酒，只要不是极致的酒鬼或是来买醉的伤心人，大家都会在喝酒吹牛的时候收敛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打探消息的效率也没有高多少。

到了深秋，忙碌起来的干员越来越多，酒吧不可避免地冷清了起来。常客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故事已经毫无价值了。爱丽丝打算放过自己几天。

“是爱丽丝小姐吗？”

酒吧门口传来了听上去比博士还没干劲的声音。爱丽丝回过身去，发现一个白色的天马正站在酒吧门口。她真的很白。这是爱丽丝对她的第一印象。

“是我，请问你是……？”

“卡西米尔无胄盟刺客，白金。现在是博士的助理。”

太好了，博士真的逮了个恐怖分子回来。爱丽丝这样想着。她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哪天罗德岛上出现了一国的叛军领袖她都不

会奇怪。心如止水的爱丽丝为白金点了一杯酒，拉来一张高脚凳。

“谢谢，爱丽丝小姐，”白金举起酒杯端详了一会儿，“博士委托我协助你在黄澄澄游戏室的工作。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爱丽丝感到自己的血压在上升。“那么，白金小姐，你喜欢小孩子吗？”

“不喜欢，”白金一饮而尽，“小孩子很麻烦，很吵。”

“恕我不能接受你的协助。”

“太好了，爱丽丝小姐。酒保，再来一杯，算我请的。”

“咦？”

爱丽丝愣了一下，随即反应了过来。博士选她当助理一定是有理由的，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理由。

“真是的，她不要往我这里送闲人啊！”

“没关系，爱丽丝小姐，我姑且还是能够保卫游戏室的安全的。”

爱丽丝努力控制住自己不去瞪她。游戏室里有红在负责防卫，而且如果游戏室都已经不安全了，这艘船大概是要完蛋了。

“唉，我真的不想工作啊……”白金试图给自己的行为描画一下，“我现在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假期。”

“罗德岛的假期已经过了，等明年吧。”爱丽丝决定把话题聊下去。虽然实在不讨喜，白金至少和博士有不少交集。眼下也没得挑了，不如和她多聊聊。“博士安排的工作很多吗？”

“是上一份工作太累了，还没休息几天就被博士抓到办公室去了。说到这里……”白金趴在吧台上，歪头看着爱丽丝，“你认识博士很久吗？”

“过于久了。”

“她一直很喜欢骑士小说吗？”

“哦？”爱丽丝察觉到了一丝端倪，“博士还有这种爱好？”



“唉，可能是她到了卡西米尔之后被什么东西迷住了眼，”白金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作为助理的职责就是每天听她讲各种各样的骑士传奇。我还以为她看了什么三流读物，脑子已经不行了。”

“白金小姐是卡西米尔人，总会更了解一些吧。现在临光小姐也离开了……”

“是啊，我曾经也是一名竞技骑士，大概算是吧。不过博士喜欢的那种骑士，我是一点都不了解，”白金看起来光是回忆这些事情就很疲惫了，“传说中的英雄——不，或许都是她自己编的。”

“自己编的？”爱丽丝回忆起博士激情敲打终端的那段日子，“我或许有些端倪，白金小姐能讲得详细些吗？”

“饶了我吧……我之所以觉得是她编的，是因为她讲得太详细了，除非她在卡西米尔的那些日子里把时间全都花在骑士文学上——据我所知，她相当忙碌，谈下了不少笔生意。”

“随便讲讲也好？”

“好吧好吧，你最好多请我几杯，”白金在这个话题上显得非常不情愿，“我记得她不喜欢离当代太近的故事。卡乌战争的那些英雄事迹从没听她提过。感觉上她讲的都是非常古老的传说，基本上是卡西米尔的骑士王还没有被扈从推翻的年代。”

“比如？”

“我还是不要比如了，古代卡西米尔骑士的名字听得我头大，背景和情节也是千篇一律。基本上就是年轻的卡西米尔骑士和爱人在战乱中分离，四处漂泊中与来自高卢和拉特兰的骑士结交了深厚的友谊，最终击败了觊觎主角家乡的邪恶势力。”

“她不会真打算给小孩子讲这种故事吧？”爱丽丝不由得给自己擦了擦汗，“这种充满爱恨情仇的故事很容易让人变得冲动。”

“小孩子？其实故事还是挺复杂的，不

像是打算讲给小孩子听的。尤其里面反派的设计五花八门。从贪得无厌的莱塔尼亚公爵到嗜杀成性的萨尔贡帕夏，小孩子需要读不少书，才能体会到博士的那种……幽默感？”

“博士就是太有幽默感了，”爱丽丝毫不犹豫地吐槽道，“不分场合的那种。”

“不过，如果简化一下，我觉得是不错的儿童文学。”

爱丽丝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位无胄盟刺客。或许是酒精的影响？白金在这个话题上是愿意多说几句的。

“你是带孩子的，也许你更专业一点，”白金摇了摇头，“我呢，唯有她故事里的那种安全感，我不讨厌。主人公是绝对强大的骑士，能够战胜一切阴谋诡计与强敌。我想小孩子也需要一些安全感？”

“安全感……吗？”

“自从大学毕业后，每天都是毫无安全感的日子。说出来也是丢人，平日里报上名号就能吓得竞技骑士不敢出声的白金大位，还是靠着博士把我捡走才求得一丝生机。我是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在孩童时代就缺乏安全感，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白金还在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只不过爱丽丝因为这番话陷入了思考，没能注意到自己的钱包即将大破。罗德岛的孩子们有太多恐惧的理由。病痛、医疗器械、过去的噩梦、未来的犹疑。爱丽丝能带来陪伴，但是她不可能随时陪伴着孩子们。爱丽丝能守护孩子们的梦境，可清醒时分的恐惧依然真实。是否在爱丽丝看不到的地方，孩子们没有武器去抵挡恐惧呢？

“果然需要博士那样的强心剂吗……”

当爱丽丝看到账单时，她更加确信自己需要点强心剂，好在前来把白金接走的博士帮她解了围。自此，爱丽丝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去酒吧了。

更为关键的是，爱丽丝头一次感到自己



的调查有了进展。博士是卡西米尔人？这听起来有些离奇，不过卡西米尔历经数十次战火，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村庄化为废墟。博士也可能是莱塔尼娅人？那里有不少卡西米尔骑士传奇的拥趸，也有不少在巫王时代被夷为平地的聚落。

自此，海帕提亚老师的课堂上，多了一位安静的旁听者。

### 其三·节日与柳枝的新芽

冬去春来，罗德岛在这片大地上飞驰。

有什么事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自从秋天的噩耗在深冬时传来，即使不在纷争第一线的爱丽丝也能感觉到，船上的气氛有些紧张。

爱丽丝待在黄澄澄游戏室的时间越来越少。博士仿佛是预见到了什么，开始要求爱丽丝参加更多的战斗训练。她向爱丽丝保证，自己会好好照顾孩子们的。对此，爱丽丝表示质疑。

“别担心别担心，我买了童话故事书的，”博士倒是信心满满，“照着书读很简单的嘛。”

“你啊……”

见博士这幅嘴脸，爱丽丝就此作罢。她习惯了博士借各种理由跑到游戏室打发时间，也渐渐接受了博士或许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带孩子的事实。

另一方面，海帕提亚老师的历史课对爱丽丝的调查帮助不大。事到如今，爱丽丝已经不在乎了。对她而言，这场调查是她一睹大地风貌的历程。只有知晓更多苦难，她的城堡才会足够坚强。

她明白博士也对她有着同样的期望。她不仅要能守护孩子们的心灵，也要能在危险降临时挡在孩子们的身前。就像最近经常在训练室见到的琴柳小姐说的那样，“如果战斗无法避免，我不会放任自己的软弱”。

爱丽丝很快就和琴柳聊到了一起。琴柳不仅是维多利亚人，而且熟读各种浪漫小说。与博士相比，琴柳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知书达理的淑女。只是在聊到家乡时，爱丽丝还是很難过的。

“不仅仅是小丘郡。从我和风笛小姐一路上的遭遇来看，维多利亚正在分崩离析。”

这一刻，爱丽丝意识到，博士喜欢的骑士传奇或许确实更有力量。

那“罗德岛儿童节”呢？这算什么，一点心理安慰？每年仅此一次的梦城堡体验日？这是在讽刺谁吗？突然气血上头的爱丽丝奔向黄澄澄游戏室。她要当面问清楚，这个一直以来在用各种手段给她添堵的人，是不是把她看做一种多余的存在。

刚到游戏室门口，爱丽丝就听见博士又不好好讲故事。

“‘甩甩水，点点头，跟着奶奶去她家。一篮新鲜红苹果，交给小羊拿。’看来奶奶也是个苹果树下出生的穿紫衣的，很尊贵。说起苹果树下的紫衣贵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孩子们催着博士赶快讲下去，但听上去并不着急，仿佛博士是一个和他们年龄相仿的朋友，正因为自己的某种弱点被大家拿来寻开心。博士则时不时地装傻充愣，欢声笑语洋溢在游戏室里。

这真是……太吵了。

爱丽丝没能走进游戏室。她漫无目的地在船里兜圈子，最后在一个拐角处被琴柳追上了。

“爱丽丝小姐真的很有行动力，”琴柳抱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我差点就找不到你了。”

“啊……抱歉，我不应该就那么离开的。”爱丽丝的视线刻意避开琴柳，她有些不好意思。



“我能理解，我也是维多利亚人。”

“不，我不是因为你……”爱丽丝思索着该从哪儿说起，“琴柳小姐和博士打过交道吗?”

“没有认真交谈过呢。主要还是在黄澄澄游戏室帮博士照顾孩子。”

“咦?”爱丽丝惊讶地转过头来，发现琴柳抱着的是一本《乔弗瑞古今童话集》，“博士还麻烦你这些事吗?”

“哎嘿嘿，”琴柳有些不好意思，“毕竟我以前是维多利亚军人，而且力气还可以，所以安排的训练量比较少。再加上我还是很喜欢小孩子的，帮帮忙是分内的事。”

“那……琴柳小姐觉得博士在游戏室干得怎么样呢?”

“原来是这样，”琴柳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确实爱丽丝小姐好久没去了呢。博士干这个还是有点勉强。其实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可能的话，还是希望爱丽丝小姐尽早回来吧。”

“勉强……吗?她现在做得不比贝娜差。”

“这是博士自己说的哦，她说自己只是在陪孩子们消磨时光罢了，还是爱丽丝小姐这样的专家能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孩子们在开心的时候确实很喜欢找博士玩，但是不开心的日子里，大多数孩子都会下意识地想来找爱丽丝小姐。”

“明明是她自己给我安排的这么多训练的啊!”

“你们关系这么好，说不定她等着你来抗议呢。”

爱丽丝瞪了琴柳一眼，后者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总之，我回去替博士的班啦，爱丽丝小姐也努力把自己的战斗训练推掉吧!”

还没等爱丽丝反驳，琴柳就溜得无影无踪。话说到这个份上，爱丽丝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自己到底在和什么事物争斗呀。

也许是时候让自己安心下来了。

下定决心的爱丽丝正要前往博士的办公室，忽然发现地上有一张纸条。她想着是不是从琴柳抱着的书里掉出来的，捡起来的时候不经意间瞥了一眼。

“‘海蒂·汤姆森女士’，嗯?是那个汤姆森家的……不行不行，直接看落款。‘L勋爵’?船上有这个人吗?”

考虑到这本书大概是博士买的，爱丽丝又多了一个去博士办公室的理由。

刚一进门，爱丽丝就看见博士在翻箱倒柜。

“哦，是爱丽丝，稀客稀客，容我先——你手里拿的什么?”博士做作的表演戛然而止，“你看了吗?一定看了吧?好了好了快给我。”

“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该先看一下内容，”爱丽丝面无表情地递了过去，“如果看了落款算看的话，是的。”

“我怎么就忘了你是个好孩子，”博士收下纸条，随手放在一边，“请坐，爱丽丝，那边有茶和点心。最近那么多战斗训练，不用考虑节食问题。”

“谢谢，很贴心。”

虽然本来想没好气地回博士一句，但是爱丽丝不打算和零食过不去。

“所以，你就是L勋爵?”

“没看到内容真的是太可惜了，不然你应该先问凯尔希是不是货真价实的勋爵，”博士坏笑了起来，“我的故事毕竟没有那么沉重，讲起来不如她的催人泪下。”

“情感没有高下之分。”

“那也许你应该听听。毕竟勋爵啊领主啊，这样的头衔能给本来没那么有趣的故事层光添彩。你是否想过自己不再是梦城堡的主人的那天?”

“你好烦，不要倒我胃口。”爱丽丝面露



怒色，博士的态度立马老实多了。

“好吧，不过你确实有一项殊荣。在活着的人里，你是第一个听到这个完整故事的。”

讲到这里，博士原来那种鲜明的没干劲的语气渐渐消失，变成了一种平静得近乎机械的声音。爱丽丝不由得放下茶杯。这样的博士她从来没见过。

“在巫王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一条位高权重的巫王走狗在靠近卡西米尔边境的一座移动城市里遭刺杀身亡。由于刺杀者旗帜鲜明地反对巫王，这场刺杀被巫王认为这是对他统治的公然挑衅。一系列的抓捕行动随即展开。那座城市附近有一个小村子，偶尔为边境的游击队员提供一些补给。密探与高塔术师一口咬定这里的村民包庇了凶手。巫王宣布要让这片大地见证反抗者的下场。”

这个故事让爱丽丝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经历过海帕提亚老师的历史课与维多利亚的现实冲击，爱丽丝明白它可能发生在这片大地的任何一个地方。

“6月10日，巫王的军队在清晨进入那座村庄。他们接到的命令很简单：杀光所有成年人与青少年，抓走所有儿童用于实验，将整座村庄字面上夷为平地。军队超额完成了任务——工兵盗掘了村庄墓地，收获了大量金银珠宝。整场行动按照巫王的旨意，由随军记者全程记录并发往各大报社。宫廷乐师还被巫王要求创作相关的歌剧，在莱塔尼亚全国巡演。”

“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爱丽丝死死地盯着眼前的茶壶，努力不让自己多想，“那些孩子们最后……”

“直到双子女皇推翻巫王，全村105名儿童中仅有17人生还。其他的一切，包括那座村庄，都从这片大地上消失了。”

“这一切……还有博士记得。现在还有

我。”

这是爱丽丝说出的最坚强的话。博士饶有兴致地看着爱丽丝，不再是曾经那种满是坏心眼的打量，而是一种对等的、诚实的目光。

“你终于明白了，”博士恢复了平时那种没干劲的状态，“就像你是梦城堡的主人一样，我是那座不存在的村庄的领主。虽然我知道你真的有一座城堡。”

“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一天呢？”

爱丽丝犹豫了一下，还是抛出了这个问题。

“你比我想像得更有勇气，”博士赞许地点了点头，“显然，泰拉诸国在历史上经历过不计其数的屠杀，各国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遭遇过的悲剧哀悼。但是假如，人们能因为某一次惨案达成共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起点。悲惨是不应当被拿来比较的，我相信这片大地养育的人们能够拥有这样的勇气。”

“呼……”想到自己曾经的怀疑，爱丽丝几乎笑了出来，“原来这不是一个给小孩子过的节日。”

“正是如此，我需要让大家的行动提醒我，这一年是否问心无愧。”

爱丽丝仰起头，做了一个深深的呼吸，仿佛是要向什么告别，仿佛是要迎接什么的到来。

“你要是在维多利亚，肯定会被写进童话里当成笨妈妈的典范。不过在我看来，还算不错吧，足够让你心安理得地过个节了。这可是梦城堡的主人对你的认可，尽管收下吧。”



(责任编辑：广英；  
本文首发于Mew)



# 乌尔比安和花

## ◎ 枪杀红花衣



但是歌蒂娅喜欢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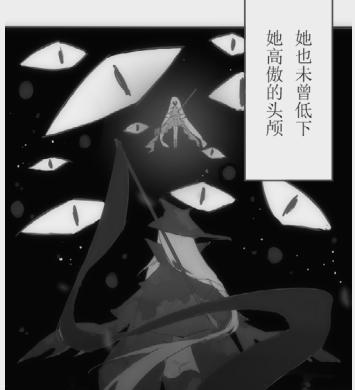
在滔天命运  
迎头劈下的时候



那个人说



那个人喜欢花  
那个人也喜欢美



她也未曾低下  
她高傲的头颅



不要放弃生活



享受美  
为一切美丽的事物  
驻足



于是乌尔比安开始  
在花朵前驻足





# 特別专访

“每个人的生活都很精彩，  
只是一些琐碎的烦恼掩盖了真正有趣的东西。”

本期专访嘉宾

B站up主  
一只大哈鱼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请问您能为各位读者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参与此次采访，我是B站up主一只大哈鱼，性别：男，种族：人，自我介绍还需要说些什么吗？

在明日方舟这数年的更新里，有许多新干员陆续登上罗德岛。请问您是否有一位或多位非常喜欢的干员呢？

斯卡蒂、砾、森蚺、蓝毒

许多读者和观众认识您，是因为去年5月的“醉酒圣经”。评论区内的一些观众认为此圣经“兼具幽默和转折，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称您为欧亨利再世，而另一些观众则认为您“位卑未敢忘忧国”。如今回望“圣经”视频，您有什么看法和感悟。或者回忆想要分享给大家吗？

感悟谈不上，第一感觉是“时间过得好快”，毕竟转眼间“圣经”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第二想说的是“敬在座的所有人”。

我第一次制作视频是在2016年，当时还是个没心没肺的初中生，只是抱着“做视频真有趣啊，希望能把别人也逗乐。”的想法，在B站上传了自己的“处女作”，而圣经某种程度上确实打乱了我对于“up主路线”的规划，本来我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目前的位置，至今想来，我仍然觉得“圣经”是一个奇迹，但它的创造者不是我，而是在座的各位。

第1名或许是既定的，但事实上，我们甚至超越了规则。

由衷感谢你们，那个夏天将永远在我们的回忆中熠熠生辉。



视频创作up，本身是一个需要投入长线时间和精力的工作。请问您对于将来的规划，是否会以全职up为目标呢？以及您是否愿意向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人生规划呢？

up主确实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热情的职业，我有想过向全职up主发展，但是仅仅作为视频创作者的生活有些太单调了，当前的目标是往广泛意义上的“创作者”靠近。

**回首见白露：**您的现实生活真的像你的视频里那样精彩吗？还是说视频里展示的只是节目效果？

有个前辈告诉过我“真正的有趣是能引起共鸣。”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生

活都很精彩，只是一些琐碎的烦恼掩盖了真正有趣的东西。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我肯定会去捕捉生活中称得上“有趣”的环节，最后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就是每一期视频。所以说，请自信些，咱们活得都很漂亮。

**竹焰无迹**：大哈鱼最喜欢明日方舟的哪个剧情？  
愚人号

**蔷缪乐厨**：请问大哈鱼入坑明日方舟的契机？  
@在下肥皂，这个无敌的阿米娅厨疯狂安利。

**莫路 Melody**：请问你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期？你是如何解决的呢？

有的！疫情封锁期间真的无敌瓶颈，因为我是那种一被关起来就浑身不自在的人，所以疫情期间的创作尤为难受。

解决办法是恢复自由之身。

**Ariel\_042**：请问大哈鱼是如何做到边做视频边玩游戏，并在学习上保持一个较好的成绩的呢？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不喜欢学习（因为以前有被老师和好学生排挤的经历），但某种程度上，这种对学习“爱搭不理”的心态反而让我的成绩不算太差，比起倾尽所有的去追求好成绩，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做视频和玩游戏。总结下来，我的经验就是“保持好的心态”，以及“在该学的时候竭尽全力，在该玩的时候六亲不认”。

**伊比利亚飞天雪糕组长**：大哈鱼的手工源石虫是如何做的？（我真的觉得源石虫站起来了那期视频很赞，非常非常赞。）

原材料其实很简单，珍珠棉、双面绒、还有万能的热熔胶（新春会的小螃蟹也是），最难的部分是用珍珠棉塑造一个椭圆形的外壳。以前也试着去整理一些道具的制作过程，但是观感实在太差了。

**大臣的葬礼**：想听大哈鱼和其他方舟 up 的一些小故事。

新春会的时候不是有个大家一起跳舞的节目嘛，鸽子球的鸽子头套快递没有送到，我临时用卡纸帮她做了一个（中途开胶了好几次），戴着这么简陋的头套却依然完成了全部录制的鸽子球是鉴！

最后，请问您有什么想和您的粉丝朋友们说的吗？以及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为期刊本身留下一句赠言吗？

感谢陪伴，希望我能继续带给你们快乐。

给“回归线”的各位：愿你们所期待的，明天都将予以回应。



## 征稿启事

《回归线》(英文 *Another End of Terra*)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论坛，以及合作伙伴杜兰兹移动大学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杂志的内容涵盖广泛，无论是长篇或短篇的小说，插画、漫画、摄影作品，或是对泰拉大陆的科学的研究，对游戏技术的探讨，都有可能在这里出现。

您可以直接在泰讯内发帖或将作品发送到收稿邮箱中，我们将会选择优秀作品，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发表在杂志中（请注意，您通过邮件投稿视为您已经同意我们在杂志发表您的作品）。

收稿邮箱：[TCA\\_doc@163.com](mailto:TCA_doc@163.com)

投稿前，请先阅读《回归线》投稿指南，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期待您的作品，也欢迎您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 ANOTHER END OF TERRA

落水太阳

我在旅途中相遇了你，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打捞落水太阳

第一年

晚餐时间：萨尔贡风味  
瘤肉丸子烩饭

-  
600克片成五花的瘤肩肉，  
辣椒胡椒各占三分之一匙，  
半个白洋葱、一颗大甜椒、  
两枚西红柿，以及一颗羽兽蛋

节日快乐，博士

-  
大地上的一切，成为故事，  
口口相传，跨越时光

沙滩、海、我和TA的梦想

-  
愿在风的庇护下，你将得到安眠  
愿在浪的彼端，我们还能相见

欢迎来到莱娜的庭院·蓝色龙胆花

-  
她相信终有一天，这些东西会离开黑暗的储物柜重见天日